

## 第四章 藏傳佛教的建寺文化

據說至少在五萬年前，西藏高原就有人類的活動，不過不知指的是那一次的人類文明。據西藏人自己的傳說，他們是觀世音菩薩（男性）與一女魔結婚所生子女六人的後裔，而王室則是印度阿育王的後裔。又，依藏族古史《柱間史》的記載：「東、黨、賽、莫，即四大宗族是雪域藏族最早出現的人類。」

迄今此“四大姓氏”仍是在藏族諸多姓氏延續下，沒有斷絕，可見這四大姓氏或宗族是藏族的族源。而目前僅知羌族是中國最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最早活動於甘肅、青海之交的黃河上游及渭水上游一帶。羌族是一群人數眾多，遷徙分布範圍最廣、影響深遠的古老民族。其中向西南遷徙的一支，形成了吐番、蘇昆、羊同及域外諸羌。

《明史》說：「西番即西羌，種族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其散處河、湟、洮、岷間，為中國患尤劇。」《清史紀事本末》卷十四說：「西藏古三危地，其種人曰“唐古忒”（Tanguts），亦稱“土伯特”（Tibet，清代稱圖白忒），即唐時之“吐蕃”（Tobon，有說是鮮卑禿髮族人的轉音）也。」

中國舊史一說吐蕃是羌族一百五十個種落之一“發羌”的後裔，後來大致統一發羌的部酋弧提勃悉野，因為“發”與“蕃”字聲音近似，所以他們的子孫自稱“吐蕃”。另一說是東晉末年南涼國主鮮卑人禿髮利鹿孤（即禿髮烏孤之弟）之後，利鹿孤的兒子攀尼因失國而輾轉奔竄，在羌中建國，改姓勃罕野，以“禿髮”為國號，因語訛而稱為“吐蕃”。

今日何以又稱“西藏”？又說是明代版圖“烏斯藏”之轉稱，“斯”與“西”為近音，或（屬）居中國之西，因而在清代便稱之為“西藏”。西藏地區平均海拔在 4,000 公尺以上，境內 7,000 公尺以上的山峰有 50 多座，其中 11 座超過 8,000 公尺以上，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寒帶高原，所以有「世界屋脊」以及「雪域」之稱。

西藏的西半部被喜馬拉雅山阻隔，印度洋的海氣無法傳來，氣候顯得十分乾燥，而東半部海拔較低，卻因季風的吹入，而帶來降雨，所以草原遼闊。因為遠離喜馬拉雅山，青康藏高原東半部的降雨量多，也成為黃河、長江、湄公河等等亞洲大河的發源地。西藏自治區的面積有 120 多萬平方公里，居中國之第二位大之區域，下設有 6 個地區，即拉薩市及昌都、山南、日喀則、那曲、阿里、林芝地區，共有 76 縣。

有關“藏傳佛教”建築是依“藏傳密教”（Tantrism，即“喇嘛教”Lamaism，或稱“金剛乘”Vajrayana。藏文“喇”是上，“嘛”是無，喇嘛有上人、師長之意）在亞洲的傳佈情形，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來探討一. 西藏地區寺院。二. 中國甘肅、青海、內蒙古、四川、雲南等地區寺院。三. 中國內地“藏傳佛教”寺院。另外印度的錫金、拉達克以及尼泊爾與不丹兩國也屬“藏傳佛教”系統，一併在本章提及。但蘇俄布利亞特、伊爾庫茨

克、圖瓦等等地區也有蒙古後裔“藏傳佛教”的信仰者，因缺乏資料，故未在本書探討。至於雲南地區的“藏傳佛教”，則已在第三章提及。

“藏傳佛教”建築的風格，隨著各國佛教的引入，以藏族既有的建築技術，融合各國不同的建築特色，形成一種混合式的形貌。還有地理上的因素，建寺時的政治背景，信奉教派的不同，呈現出甚大的差異。但其型制比起“漢傳佛教”的建築，通常沒有明顯的中軸線，最常見的是“平川式”建築和“依山式”建築的組群兩種。一般是由覺康佛殿、經堂、噶廈辦公處、札倉佛學院、康村居舍組成的，屋頂則以金頂、瓦頂和平頂三種配合，牆壁多為朱紅色和白色，在高原藍天的烘托下，別有一番氣氛。

“平川式”建築的寺院，如大昭寺、薩迦寺等以主殿居中，經殿、僧堂環繞四周。主殿的下部牆體用岩石砌成，下大上小；上層為平台，殿堂就建築在平台之上，殿堂的銅皮鎏金屋頂，配上雌雄金鹿對守法輪的金脊，金頂飛檐下有獅子、水獸、共命鳥等雕飾帶，有印度、尼泊爾寺院的風格。大殿的柱樑、枋楣布滿飛天、禽獸等浮雕、彩繪，柱頭斗拱上有刀法古樸、精練雕刻的人物及白象或天鵝等。

“依山式”建築的寺院，如布達拉宮、桑耶寺等，是順著山勢而建，層層升高，高低相配的獨特景色，常見佛殿（措欽大殿）、經院、喇讓（喇嘛私邸）、僧舍、靈塔及迴廊曲徑縱橫交錯。或隨著一大片低矮的建築群，烘托出高大雄偉的主要建築物，並不像中國建築刻意採取均衡方式，讓人看來亂中有序，莊嚴中卻活潑異常。寺內浮雕、彩繪、壁畫、金銀飾物精美華麗，廊柱、門楣、斗拱、椽樑都雕刻著人物、花鳥、彩雲。

“藏傳佛教”建築表現出一種很不同的風格，運用豐富的佛教哲理，卻又充分顯示西藏民族對密教的豐富情感。佛寺通常以“三界”的層次作為布局，配上悠久獨特的地方風情和民俗特色，把佛教的“宇宙觀”呈現出來，這些都可從寺院建築看到，此種視覺與精神的創作環境令人嘆為觀止。同樣的，“藏傳佛教”建築數量及其精美處甚多，限於篇幅，無法一一舉例，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依本書末頁例舉的參考資料，去書中神遊一番。

## ○西藏地區寺院

### 布達拉宮——歷世達賴喇嘛的駐錫地

佛教建築稱為「宮」的很少，位在北京的雍和宮就是雍正親王府改建成為漢地的喇嘛廟，而西藏地區就以拉薩（Lhasa，古譯為邏些）的“布達拉宮”（Potala Palace）為唯一代表。西元五世紀時，吐蕃贊普（國王，英武之王）拉托托日年贊（Zanpula Turturinzan）來到吉雪地方的紅山（Red Mountain，瑪布日山）上，並在此地度過餘年。

唐太宗貞觀七年（西元 633 年），吐蕃第三十二代贊普松贊干布（Songtsam Gambo）遷都邏些（今之拉薩），聽說是為了迎娶文成公主（Princess Wencheng），而開始在拉薩河谷突起有海拔 3770 公尺高的紅山上，依照觀世音菩薩的刹土形狀興建了有 999 間房屋

的皇宮——布達拉宮，為如今海拔最高的古代建築。其實松贊干布迎娶的目的，主要也是為了引進唐朝和尼婆羅（尼波羅、雅木布 Yambu 王國，今尼泊爾）先進的生產與工藝技術，以及較優秀的文化，恰巧兩位公主都將佛教帶入。可是佛教在吐蕃的發展，主要還是靠七世紀時的尺尊公主與八世紀初嫁入西藏的金城公主的影響。

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吐蕃第三十二代贊普棄宗弄贊（Srontsan Gampo，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來，唐朝由吐蕃邏些（拉薩）經尼波羅到天竺摩揭陀國的路線已開通，當時赴印度的玄奘，往返都經由此路，此路又與吐蕃西南的“麝香之路”相接，可通往罽賓。貞觀二十一年（西元 647 年），尼婆羅使者進獻唐朝波凌（即菠菜）、醃菜、渾提蔥，即經此新路。而一直到元朝以前，西藏所崇奉的是「寧瑪巴派」（紅教），稱為舊密教，尊蓮華生大士為教主。

西元 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後，即授封二十五歲的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領總制院事，統領天下釋教，並將西藏地區的政教兩權，正式授予「薩迦派」（花教）法王管理。薩迦法王成為西藏地區最高的統治者，是西藏「政教合一」的開端。

明代時西藏則以「噶舉派」（白教）為領導中心，後來「大寶法王」的地位就顯得特別的高尚。直到明思宗崇禎十五年（西元 1642 年），“格魯派”（黃教）的五世達賴喇嘛（Dalai Lama，生平為西元 1617-1682 年）阿旺·羅桑嘉措成為西藏最高宗教領袖，政權及於蒙古，才正式開始「教政合一」制度，以宗教治理國家，一直持續到現代。早在唐朝時期，紅教大大影響了西藏王朝，然後元代時輪給花教，明代則是白教的天下，而黃教從明末掌權至今，看來四大教派，各有其興盛時段。

布達拉宮始建於一千三百多年前，當時最高只有九層，雖沒有目前的高度，但鋪陳的面積卻比現在大得多。當時紅山和藥王山相連，布達拉宮的宮室曾遍及兩座山巒。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相際去世後，西藏曾發生一場動亂，許多宮殿曾遭火焚。一百多年後，在赤松德贊（Chisong Dezang）時期又因為遭受雷擊，布達拉宮幾乎成為廢墟，僅存法王洞和帕巴殿。

直到西元 1642 年，蒙古固始汗將西藏政權授與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三年後達賴喇嘛建立“噶丹頗章政權”（Ganden Podrang），又再過第三年，才在原址重修建築宮堡式布達拉宮的「白宮」，作為三百多年來是西藏教政合一的中心，是達賴喇嘛起居生活和施政佈教的宮殿。

清康熙二十九年（西元 1690 年），五世達賴圓寂已經第八年，行政長官第巴·桑結嘉措仍然對清廷隱瞞，謊稱五世達賴“入定”。該年即開始動工修建「紅宮」，清朝及尼泊爾均派出百名以上工人參加修建。此後經歷代達賴喇嘛的小規模修建，於西元 1936 年，修築了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布達拉宮才有如今的規模。

西元 1988 年，西藏再度整修布達拉宮，如今早已全部完成煥然一新。目前宮內有歷代達賴喇嘛的靈塔，其中建於西元 1690 年的五世達賴靈塔，稱為“南瞻部洲莊嚴靈塔”，

塔身用了黃金十一萬九千多兩，靈塔四周鑲嵌無數珠寶，有一千五百餘顆鑽石，又有翡翠、琉璃、珍珠、瑪瑙以及紅綠寶石無數。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靈塔稱為“妙善如意靈塔”，塔身則用了黃金一萬八千多兩。

「拉薩」藏語意為聖地或佛地，“布達拉”的梵語即“普陀落迦”是觀世音菩薩聖地的意思，所以布達拉宮被視為是觀世音菩薩的第二剎土，並且認為“達賴喇嘛”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拉薩城南有一座拉母拉措聖湖，是攝政喇嘛觀看預兆幻象的所在，湖影所顯示，可以提示新轉世的祖古降生的地點。

布達拉宮這座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古城，它體現了西藏古代“碉樓式”的宮殿風格。主樓十三層，總高 117.19 公尺，東西長 400 公尺，南北寬 350 公尺，面積約十三萬八千多平方公尺，大小房間有六百餘間，全部為木石構造。布達拉宮的建築群，好像有意依山勢和陽光照射的週期而設計的，由各類大小經堂、達賴喇嘛靈塔殿、佛堂、僧舍等組成。白宮呈凹字形，從東到西結構緊湊，由低至高櫛比鱗次；紅宮居中，層次分明有致，整個布達拉宮形似雙手捧著的一座佛塔。紅宮上的屋頂有六個獸吻飛檐，四角鑿突的金頂，與金光耀眼的經幢交相輝映，每當陽光照射下顯得熠熠生輝，美得令人驚嘆、遐想無限。

在布達拉宮最中央，也就是紅山最高點，保存有西元七世紀松贊干布時期修建的曲吉卓布和帕巴拉康。曲吉卓布曾是松贊干布靜坐的地方，是一處岩洞式佛堂，內有松贊干布、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帕巴拉康（聖者佛殿）也是早期的殿堂，曾是五世達賴喇嘛修法的處所。

這布達拉宮是一座藝術的殿堂、文物的寶庫，珍藏有幾十萬件歷史和宗教文物。西元 1989-1994 年，中國政府撥發五千三百萬人民幣維修布達拉宮，宮內各靈塔原先沒有玻璃，現在都裝了玻璃保護。同時將珍藏的經書登記造冊。西元 2000 年，又派了九位專家勘察，發現仍有五十一處險情，預計隔年開始進行第二次維修。西藏博物館於西元 1998 年落成，館內收藏的文物，代表西藏的歷史及文化的變遷。館內還珍藏著用來（以抽籤方式）選定轉世靈童的金瓶。

## 大昭寺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西元 641 年），被藏人尊為「白度母」（White Dareh、Tara）的唐文成公主，因“和番”嫁給吐蕃王棄宗弄讚（松贊干布），除帶了三百六十部佛經及佛教文物外，並將中原特有的醫術、建築術、印刷術、釀造法、占卜術、陰陽五行、八卦算命等文化也傳入今之西藏。文成公主協助被尊為「綠度母」（Green Dareh、Tara）的尺尊公主（Bri-btsum，有譯赤准、赤尊，是尼泊爾 595-640 年在位虔信佛教的盍輸伐摩王 Amsvaman 的女兒），以精到的風水地理常識，克服惡劣的環境，建成了大昭寺。於是一千三百多年來，中土的風水地理學說，深深影響了西藏文化，使西藏人了解環境的良窳會影響修行。

第五世達賴喇嘛在《西藏王臣記》一書寫說：「來自北方中土的大唐文成公主，她精曉星算、風水等術，她觀察西藏的地形，如一羅刹女仰臥的形狀。她知道得在龍宮的上面，奉安釋迦牟尼佛像來作鎮壓才好。……」「她（赤准公主）依照松贊王的吩咐，當即在山前的草原上修建廟宇。不幸的是，白天所修的建築物，晚間即遭鬼神搗毀。只好命一女僕隨帶沙金一升作為供禮，請求文成公主推算細察建廟的地理風水。

文成公主依據中原的〈八十種五行算觀察法〉來細推觀察，而知道雪域西藏的地形，儼若羅刹女仰臥的形狀。娥壙湖恰是羅刹女的心臟；紅鐵山好似那羅刹女心骨的形狀。所幸湖的上面已決定安釋迦牟尼佛像，而紅山頭已建築有王宮來作鎮壓。……」文成公主如是替元配夫人尺尊公主安排建成了大昭寺，供奉尺尊公主從尼婆羅帶入吐蕃的“米居多杰”（釋迦牟尼八歲等身像）。

建於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西元 647 年）的大昭寺是供奉釋迦牟尼佛的殿堂，藏語簡稱為“覺康”，此為藏地奉行佛法之始。大昭寺位於今之拉薩市中心的八廓街，八廓街是一個市集，由旅舍、商店、民宅所環繞成的一條街，大昭寺坐東向西（緬懷尼泊爾）一組建築群，占地 251,000 平方公尺，大殿以方形的曼陀羅為地基型式，高四層，殿頂也是金頂，頂脊上閃光的法輪、臥鹿、金鐘十分壯觀。整座木石構造建築物其飛檐獸吻，精美雕刻，二層的人字大叉樑的樑架、藻井結構，建築風格既保存有藏族傳統的建築形式和特點，並融合了唐代建築具有的渾厚古樸的風格。

大昭寺自古至今共經歷四個階段的整修，主殿是第一階段時建造完成的，平面佈置類似印度佛寺，以僧房院繞建中心主殿，與那爛陀寺的僧房院極為相似。西藏古文獻記載：「大昭寺是以天竺嘎摩羅寺（Vikramasila，維訖羅摩尸羅寺）為模式。嘎摩羅寺是天竺大寺，即超岩寺。」，超岩寺是於八世紀後半葉，由波羅王朝達摩波羅王（法護王）所建，位在摩竭陀北部，恒河岸邊的小山丘上。法護王時期那爛陀寺歸屬於超岩寺。

第二階段是西元 755 年赤德祖贊去世後（金城公主早在十五年前因感染天花病去世），新贊普赤松德贊尚年幼時，西藏信奉“本教”的貴族權臣興起首次的“禁佛運動”。由於漢僧和尼泊爾僧人被驅逐出境，全「吐蕃王朝」境內禁止信仰佛教，並將大昭寺改為屠宰場，也再度把文成公主帶到西藏的釋迦牟尼佛像埋在地下，後又取出送到吉隆。

接著朗達瑪（西元 836-842 年在位，唐文宗與武宗時期）廢止佛教時期（滅法期幾乎達百年，此時期許多經典被埋藏在山洞或地下，才有後來“伏藏”的挖掘。）大昭寺遭荒涼閒置，並未摧毀，但成了乞丐房。這一階段佛教只好靠在家方式傳遞，所以藏密有父子相承的系統。也因為“禁佛優本”，為求掩飾，遂將佛法教理滲入“本教”之中，造成後來真偽無法分辨。後來在附近另建了乞丐房，才清除了乞丐窩，同時將高 1.5 公尺高的鍍金銅製佛像迎請到上層，也興建了中心殿外的圍牆，並出現禮拜道。

第三階段時間大昭寺與帕竹地方政權相始終，作了修繕。第四階段前期是五世達賴時期和桑結嘉措時期。塑造不少的佛像、牆上繪製壁畫；後期則是七世達賴羅桑格桑嘉措以後的建置，但用材窄小、單薄、程式化。

如今大昭寺最受信眾敬仰的是覺康殿堂，更是西藏佛教各派共同的主經堂，也是全西藏人民心目中最神聖的寺廟。目前覺康所供奉的「覺臥佛」高 1.5 公尺，原是文成公主從唐地帶入西藏的“覺阿佛”像——釋迦牟尼佛像。松贊干布死後，文成公主將“覺阿佛”封藏埋入小昭寺地下有兩代人之久。（另有一說：唐朝入兵吐蕃，怕被搶走，於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 652 年移至大昭寺，藏於明鑿門內，並堵其門畫以妙音佛作為偽裝）

直到唐睿宗景雲元年（西元 710 年），唐金城公主嫁給第三十六代贊普赤德祖贊，遠嫁到吐蕃，也引進更先進的文化進入吐蕃，藏人對金城公主的愛戴如同對文成公主一般。金城公主入藏後，熱心佛教事業，才把被封藏的釋迦牟尼佛十二歲等身像遷到大昭寺供奉，再把尺尊公主攜來的“米居多杰”佛像移至小昭寺供奉。並且安排漢僧侍奉香火，舉行正式的佛教儀式。此覺阿佛像至今仍吸引著藏族、蒙古族、羌族、裕固族、土家族乃至印度、錫金、尼泊爾、不丹等國的信眾，不遠千里前來朝拜。

大昭寺珍藏著七世紀以來的歷代文物等等，除松贊干布、文成公主、尺尊公主等人的塑像外，其重要者如下：

釋迦牟尼佛的錦繡像，相傳是文成公主親自繡成帶到西藏的，已有 1300 多年的歷史。

“唐蕃會盟碑”，又稱“長慶會盟碑”或“甥舅和盟碑”至今仍屹立在寺前，是西元 823 年，唐穆宗長慶三年所立，為赤祖德贊（西元 704-755 年在位）紀念長慶元年至二年間的唐蕃會盟所建之碑。碑文申明“舅甥二主商議社稷如一，結立大和盟約，永無渝替，神人俱以證知，世世代代，使其稱贊。”

明滅元以後，西藏的僧俗領袖紛紛上繳元朝的舊敕印信，換取明朝的新敕印信，以表示歸順，因此明朝天子採“懷柔厚賞”的策略，繼續接受西藏的臣服。此幅明代唐卡，兩幅上有“大明永樂年施”六字題款，一是勝樂金剛，一是大威德怖畏金剛，於明永樂十七年（西元 1419 年）明成祖派楊英等 120 人組成的使團赴藏時，送給大昭寺的。

“金瓶擊簽碑”，清乾隆帝為避免認定大活佛轉世（reincarnation）靈童的弊端，規定達賴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活佛轉世，在認定靈童時必須在皇帝賜給的金瓶裡，將靈童們的名字寫在簽上，再由駐藏大臣擊簽認定，而刻石立碑于大昭寺前。（乾隆在御制《喇嘛說》一文提到：茲製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轉世之呼畢拉罕，眾所舉數人，各書其名置瓶中，擊簽以定，雖不能盡去其弊，較之從前，一人之授意，或略公矣。）

“金奔巴瓶”，即金瓶，是清高宗於乾隆五十七年（西元 1792 年）所賜。瓶高 34 公分，以蓮瓣紋、如意紋與纏枝紋等圖案雕飾，外包五色錦緞織成的瓶衣。瓶內插有簽筒，筒內放置五支如意頭象牙簽。此瓶原供奉在宗喀巴（Tsongkhapa，生平 1357-1419 年）像前，兩年前已改放西藏博物館珍藏。（以上簽即籤，兩字常互見）

## 哲蚌寺——西藏格魯派六大寺的首寺

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是拉薩“黃教”（Gelupa，格魯派）三大寺之一，位於拉薩西北 5 公里的根培烏孜山南坡上，其三面高山環繞，寺院是依山勢層疊而建，占地 25 萬平方公尺，可以號稱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寺”。初建於明永樂十四年（西元 1416 年），

是宗喀巴大士的弟子絳央卻杰（意為妙音尊）·扎西貝丹所建。到了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時代也曾進行了擴建。

哲蚌寺住持根敦嘉措（生平為西元 1475-1542 年）圓寂後，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生平為西元 1543-1588 年）是寺內上層僧侶以公認的活佛“轉世靈童”進入哲蚌寺的。據說元朝被推翻後，蒙古土默特部（Tumed）的汗王俺答汗（或譯阿拉坦汗 Altan Khan，是成吉思汗第十七世孫）因一生征戰殺人無數，至晚年時想皈依佛教，聯繫後邀請“格魯巴”（Gelugpa sect or school，俗稱“黃教”）領袖索南嘉措前往青海傳法。

西元 1580 年，順義王俺答汗封索南嘉措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蒙古語“瓦齊爾達喇”是“執金剛”的意思、“達賴”是指大海，此尊號意思是說索南嘉措對顯密佛學智慧如海、成就超凡，為“達賴喇嘛”稱號的開端。

藏族有一個傳統的節日「雪頓節」，藏語「雪」指的是酸奶，「頓」是宴會的意思，所以「雪頓節」就是藏族的酸奶節。據說哲蚌寺於每年六月三十日「雪頓節」的曬大佛（應是“展大佛”）繡像之場景是世界奇觀之一，總是吸引成千上萬的藏人和觀光客，十分熱鬧。哲蚌寺的喇嘛為了表達對釋迦牟尼佛的一片真誠，召集了拉薩地區會刺繡的少女花了八十天的工夫完成的，是哲蚌寺的珍品。白牆紅瓦的哲蚌寺全名為“吉祥米聚十方尊勝洲”，藏語“哲蚌”就是“米聚、大米堆”，象徵繁榮。“黃教”轉世靈童的制度起自札什倫布寺的根敦嘉措。根敦嘉措二十歲時與另一個領導人益西孜摩不和，便離開來到哲蚌寺學經。這是達賴喇嘛轉世系統與哲蚌寺發生聯繫的開始，從此歷世達賴喇嘛都以哲蚌寺為母寺，並且是黃教的聖地。

哲蚌寺最重要的建築有措欽大殿（主要大殿、大法堂，如同大雄寶殿）、四大扎倉（僧院）、甘丹頗章宮（二至五世達賴喇嘛的寢宮）以及五十個康村。措欽大殿位居哲蚌寺的中心，室內面積 1850 平方公尺，豎立 183 根方形大木柱，四周沒有窗戶，只靠頂部中央的一個天窗，投射一束光線照在佛像上，營造出神秘的氣氛。殿內可容喇嘛約七千七百人誦經和進行儀式，是藏族地區最大的經堂。

大殿也是藏經樓，還有鎮寺之寶——一個據說是釋迦牟尼佛用過的法螺。殿前門廊由八根大木支撐，門廊逐級下二十四階為辯經場。從各扎倉考取出來的準格西（善知識），必須在此辯經場答辯順利獲勝後，始能參加大昭寺傳召時考取格西的資格。措欽還設有兩名“協敖”（執法者，俗稱鐵棒大喇嘛），維持全寺的紀律。過去每年正月祈願大法會，都由鐵棒大喇嘛接管拉薩市政，並維持秩序。殿內飾以幢幡寶蓋、坐墊、坐具，依次排列著堪布、活佛、格西以及翁則、協敖的坐位。

措欽大殿主供“都嘎佛母”——大白傘蓋佛母，據說有護國安民鎮妖伏魔避邪的能力。殿中一尊藏名“斯希吉教瑪”的釋迦牟尼佛像，是以五百兩白銀製成，裝藏有“金寂佛——拘那含牟尼佛”的舍利子、頭髮、法衣、法冠。

其後殿正中供奉一尊兩層樓高的鎏金彌旺強巴佛（Buddha of the future，Jampa，

Maitreya)，左側配殿是三世佛殿，藏語“堆松拉康”，為哲蚌寺早期的建築，供奉著過去“燃燈佛”、現在釋迦牟尼佛和未來“強巴佛”（彌勒佛）；右側配殿內供奉著各種佛經。大殿西側“龍崩康”全是靈塔，從南面開始第一、二座即“龍崩”神塔（每年有為十萬龍神超荐升天的祈禱活動）。另有銀塔三座，中間一座是二世達賴喇嘛的靈塔，左右兩塔則為哲蚌寺的祖師塔。

措欽大殿二樓南廳是全寺總管拉期堪布的辦公處；東側是甘珠爾拉康，藏有多部的《甘珠爾藏經》（稱佛部，是正藏，收入經、律和密咒三個部分），有康熙年間的木刻經文和第巴·洛桑土登用金汁抄錄的《甘珠爾大藏經》，有雲南土司贈送的理塘版《大藏經》；三樓有祖師殿、藏經閣和強巴通真佛殿，供奉著強巴佛八歲的銅像，佛像前還供奉著一個海螺，傳說是釋迦牟尼佛的遺物，作為鎮寺之寶；四樓主殿“覺拉康”主供釋迦牟尼佛的說法像，兩旁還供有銀塔十三座。側殿為阿羅漢堂，內供佛教中的歷代祖師和阿羅漢的像，並供有哲蚌寺主要大活佛的報身像。

哲蚌寺建寺後有七個“扎倉”，後來合併為四大扎倉，分別是果芒扎倉、洛色林扎倉、德央扎倉和阿巴扎倉（專修密宗）。扎倉由堪布主持，堪布之下設有翁則、格規、強則等職事人員。扎倉下是多少不等的“康村”和“米村”等基層管理機構。

## 甘丹寺——黃教的祖寺

甘丹寺是拉薩三大寺之一，也是“黃教”六大寺之首。位於達孜縣境內的旺固爾山拉薩河南岸卓日窩切的山坳，距離拉薩東方 57 公里。始建於明永樂七年（西元 1409 年）的甘丹寺，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大士在貴族仁欽貝和仁欽倫布父子的捐助下創建的第一座格魯巴寺院，全名稱“甘丹朗杰林”，亦稱“甘丹強巴杰維生林”，“甘丹”意為兜率天，是彌勒菩薩正教化的世界，所以寺名有譯為“喜足尊勝洲”，或“極樂寺”或“具善寺”。雍正十一年（西元 1733 年）清世宗賜名為“永壽寺”。

甘丹寺總佔地達十五萬平方公尺，建築面積為 7.75 萬平方公尺。佛殿經堂林立，鎏金房頂高聳，僧舍密布，靈塔壇城雄偉壯麗，各種建築依山而建，層層疊疊形成一個靜謐的小山城。措欽大殿是創寺至今留下最古老的建築，面積 1,600 平方公尺，面寬 43.8 公尺，進深 44.7 公尺，殿內有 108 根大柱，可容 3300 名喇嘛同時誦經。西元 1720 年由藏王加蓋了金頂，西元 1749 年由晉美多吉進行擴建，才有如今的規模。殿內的主尊是未來佛“強巴佛”，後來增供宗喀巴大士等的鎏金銅像。

宗喀巴大士和歷任甘丹赤巴生前起居、修習密法的寢殿即“赤妥康”，也是創寺時所建。西元 1720 年索朗多吉進行了擴建，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時期加蓋了金頂。殿內主供文殊師利菩薩、尊勝佛母（藏語“措道那木瑪雅”）、大白傘蓋佛母（藏語“都嘎”）等鎏金銅像。另外還有設有“黃教”的密修壇城，即密集金剛（藏語“桑旺奪巴”）、大樂金剛（藏語“頓曲”）、大威德金剛（藏語“繼吉”）、金剛手佛（藏語“多吉恰”）等四座密修壇城（藏語“金科”）。因為殿內仍保存有宗喀巴大士和歷任甘丹赤巴的衣物，所以也稱為“存衣殿”。



措欽大殿左側的羊八韃經院，面積約 800 平方公尺，高四層，殿內有 72 根大柱。殿內後牆有一塊印度羊八韃地方飛來的巨石，殿即以此為名。本殿為主要護法神殿，正中供觀世音菩薩化身的“吐旺慈誠瑪”鍍金銅像及壇城。經院內還建有護法神殿，主供一尊猙獰面貌的大威德怖畏金剛外，還有“當欽曲杰”、“大黑天”、“桑旺奪巴”等 32 尊像，左有吉祥輪勝樂魯意像 62 尊，右有瑜伽本尊金剛界 13 尊及三座壇城。

這些壇城都是鍍金銅製造，而神佛都是白銀鑄造，雕塑精細，裝飾得金碧輝煌，牆上壁畫、幢、幡十分優美，柱體樑枋華麗異常。經院的最高層為宗喀巴大士的靈塔祀殿，稱“色懂康”，面積達 360 平方公尺，高三層。西元 1420 年，宗喀巴大士圓寂後次年，其法位繼承人弟子賈曹杰·達瑪仁欽（1364-1432）等修建了此殿，保存了宗喀巴大士的遺骸。西元 1430 年，克珠杰·格列貝桑繼賈曹杰之後為第二任甘丹赤巴。在格魯巴寺院集團形成之後，在建立班禪活佛系統時，克珠杰·格列貝桑被確認為第一世的班禪喇嘛。後來黃教的“師徒三尊”就是宗喀巴大士、賈曹杰·達瑪仁欽與克珠杰·格列貝桑。

### 色拉寺——西藏格魯派的名寺

色拉寺與哲蚌寺、甘丹寺是拉薩三大寺之一，興建於明永樂十七年（西元 1419 年），位在拉薩北部 3 公里的色拉烏孜山南麓。藏語“色拉”是野薔薇花，因為色拉寺依山建築在一片野薔薇花盛開的地方，又名“薔薇寺”。另說卻是“冰雹寺”，因為寺興建正奠基時下了一場較猛的冰雹。

色拉寺建築宏偉，屋宇比聯，重樓疊閣，十分壯觀。是由宗喀巴大士的弟子絳欽卻杰·釋迦也施（釋迦益西，生平年為西元 1352-1435 年，被明成祖封為“大慈法王”）在柳烏宗貴族朗卡桑布的捐助下修建完成的。釋迦也施曾赴南京受到明永樂帝的歡迎，舉辦了盛大的宗教活動，還為永樂帝灌了長壽頂。所以釋迦也施也利用永樂帝賜給的大量財物來修建色拉寺。

釋迦也施圓寂六年前赴北京謁見明宣宗，治好了皇帝的病，還為宣宗的祖父荐福，明宣宗賜封他為“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弘照普應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覺如來自在圓通佛”，簡稱“大慈法王”。他還到蒙古、五台山、青海等地講經說法，並在北京法源寺修建了喇嘛佛殿，在五台山修建了圓照寺，在青海修建了馬營靈藏寺。成為歷史上“格魯派”在內地修建的第一批寺院。後來他在返藏途中圓寂在青海卓摩喀。明廷為懷念“大慈法王”，便在下令卓摩喀建造喇嘛寺，賜名“弘化寺”，並頒敕護持。而寺內修建有“至善大慈法王塔院”，收藏了釋迦也施的舍利子。

色拉寺在十八世紀時，固始汗對寺院進行了擴建，使它成為“格魯派”（黃教）的六大寺院之一。其主要建築為措欽大殿，則是西元 1709 年，由繼位的拉藏汗直接贊助修建的。寺內繪滿有各種色彩繽紛的壁畫，存放各種佛像、唐卡、法器、供器、經幡、經幢；還有明朝永樂年間中央賜給的貴重文物等等，如硃砂汁書寫的漢藏對照《大藏經》，金汁寫成的《大般若經》，白檀香雕刻的十六羅漢像，以及金汁繪製的釋迦牟尼佛轉法輪的卷

軸畫，保存至今都很有價值。色拉寺共有麥巴扎倉、結巴扎倉、阿巴扎倉及三十二個康村，喇嘛人數曾高達九千人。色拉寺有“西藏少林寺”之別稱，因曾有訓練喇嘛武僧之故。

色拉寺的措欽大殿內建有四個“拉康”（佛殿），即乃堆拉康、甲央拉康、宗喀拉康和土其拉康。凡具有佛法僧三寶的地方才稱得上拉康。措欽下設三個扎倉，即阿巴扎倉（專修密宗）、麥巴扎倉和結巴扎倉（專修密宗）。

據說十五世紀時，從印度飛來一支金剛杵，人稱飛來杵，藏在色拉寺山上的色拉則小寺內。後來由結巴扎倉堪布迎入該扎倉丹增護法殿中供奉。此杵具有神力，連達賴喇嘛於每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色拉崩欽節」都還要與金剛杵碰頭加持，當天眾人都希望能受到擊頭加持，無機會者還會望空叩拜，意想獲得金剛寶杵的加持。

### 小昭寺——上密院

藏王漢妃文成公主在協助建造大昭寺時，另由漢地木工及塑匠在拉薩城北修建了小昭寺，藏語稱為“甲達繞木切”，據說大殿之地本是龍宮所在。此寺位在八廓街以北約 300 公尺，以漢地廟宇為模式，結合藏地建築的特點，建成極為壯觀的重樓疊閣。寺門向東（懷念唐地家鄉），唐時引進的柳樹、白楊成排。寺中原供奉陪嫁的與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的“覺阿釋迦像”，後來因怕被唐朝派入吐蕃的兵所搶，改藏在大昭寺，而把大昭寺原供的與釋迦牟尼八歲等身的“米居多杰”，藏在此寺。事件結束後，被稱為（搬）“不動金剛”的釋迦牟尼佛像，因神諭告知不願被移至大昭寺，所以繼續供奉在此寺，並建造有自成五位一體之觀音菩薩像等。

《瑪尼寶訓》記有同時建成的大、小昭寺的型制：「墀尊公主所建之大昭寺，形如覆斗之形，文成公主所建之小昭寺，形如獅子之上顎骨。」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小昭寺，其整修的遭遇，完全相同於大昭寺，也歷經四階段。因曾幾度遭到火災，今天的小昭寺原貌雖未盡失，但早年實物已難追尋。現在的主殿占地 3940 平方公尺，高三層，其大經堂可容五百名喇嘛同時誦經。殿前建有護法神殿，殿後建有三十公尺高的佛塔。主殿四周立有三百個黃銅瑪尼筒（古拉），可讓信眾入寺繞殿時三轉瑪尼筒用。殿之二、三樓都是僧房，並設有經堂。主殿頂端是飛檐翹角的鍍金銅製作的大金頂，曾於文革時期被毀，於西元 1987 年修復。此大金頂為歇山式，承托在斗拱之上，垂脊末端套有摩竭魚頭套獸。殿內門窗、壁畫、柱子均為藏式風格，整個建築呈現藏漢風格的巧妙結合。

小昭寺又名“上密院”，藏語稱「居堆巴扎倉」（舉堆札倉），意是“續部經堂佛學上院”。早在西元 1464 年，由本來在拉薩河上游弘傳密宗的貢嘎頓珠得駐小昭寺後，就更名為“上密院”。目前是“格魯派”上部地區弘傳密法的寺院，為最高學府之一。在上、下密院修學的喇嘛，每天要上四堂殿，無論寒暑都要赤足坐在鵝卵石地上修練。

### 下密院——格魯派的主要寺院

下密院在今拉薩市的北京東路，藏語稱「居麥巴」（舉麥札倉），意為下部地區弘傳密

法的寺院，係由宗喀巴大士的弟子杰尊·喜饒僧格創建於西元 1433 年。寺地面積為 2100 平方公尺，寺的主殿有四層，房舍七十餘間，底層的大經堂面積 880 平方公尺，可以容那五百人同時誦經。殿堂有四十八根大柱，正中四柱直通達第三層，以承托高敞天窗。後佛殿供有宗喀巴、賈曹杰、克主杰三師徒的聖像，高約十公尺。文革時，本寺亦遭破壞，已經由政府專款修復完成。

本寺是“藏傳佛教”弘傳密宗教法的最高學府之一，凡是在拉薩三大寺已取得格西學位的僧人稱“佐仁巴”，雖有學過顯教而尚未取得格西學位的稱“介仁巴”，相當於旁聽生。若有格西學位並志在密宗方面進一步深造者，就必須進入“下密院”研習密宗。

### 聶塘寺——印僧阿底峽圓寂的寺院

聶塘寺藏人稱為“卓瑪拉康”，是主殿供奉著“度母”卓瑪佛像而名之。本寺位於拉薩西南 30 公里拉貢公路旁曲水縣聶當鄉境內，為西元十一世紀時來自天竺扎護羅國（今孟加拉國首都達卡附近）的高僧阿底峽（瑪麥哲耶喜，殊勝，曾是印度波羅王朝時代超岩寺住持之一，生平西元 982-1054 年）尊者所建。阿底峽在宋慶歷二年（西元 1042 年），先應古格阿里王益西沃·絳曲微的邀請，來到西藏傳教，先在阿里傳教三年，後在後藏傳教九年。

聶塘寺坐西朝東，大門內為以石鋪地的庭院，南北兩側是管理寺務者的住房。正殿有寬敞的檐廊，檐廊左側盡頭有兩座白塔，白塔修建在地平面下，只剩塔剎部分露出地面，型制較為特殊。一為阿底峽的衣冠塔，一為大弟子仲敦巴·嘉瓦那的衣冠塔。在其檐廊兩端是連通正殿後面的轉經道。

正殿有三個佛堂：主殿卓瑪拉康，南配殿為良杰拉康，北配殿為扯巴拉康。卓瑪拉康主供“度母”二十一尊，為應各種不同的救度，每尊的衣著、顏色、形像各不相同，均顯得秀麗端莊。並有佛塔一座，正龕供奉釋迦牟尼佛，兩側有十大弟子的立像。

良杰拉康主供佛塔“朗杰曲登”（降魔塔，意為勝利寶塔），是為紀念釋迦牟尼佛戰勝魔軍而建，高十公尺。扯巴拉康主供長壽三尊（即無量壽佛、白度母、尊勝佛母），佛龕雕塑飛天等天神，極為精美華麗。據說扯巴拉康是最早的一座佛堂，為阿底峽生前所建，他圓寂以後，仲敦巴才擴建成如今的聶塘寺，阿底峽尊者的靈塔即建於此。

### 熱振寺——西藏佛教噶當派的祖寺

熱振寺在林周縣東北方的熱振藏布江附近，由拉薩市向東進入達孜縣，越過拉薩河的達孜大橋，可以轉入林周縣。“林周”的藏語意為“天然形成的地方”，熱振寺被森然林立的柏樹包圍著，係“藏傳佛教”噶當派（俗稱老黃教）的祖寺。“噶”是佛語（經、律、論三藏）的意思，“當”是教誡或教授的意思，“噶當”意為一切佛語皆是對僧人修行全程的教導。

“噶當派”的歷史僅次於“寧瑪派”，是仲敦巴在西元 1056 年建立熱振寺時，以本寺為基地所創立的教派。仲敦巴在擴建了聶塘寺以後，受藏北當雄一帶人士的邀請前來弘法，於是仲敦巴帶領阿底峽尊者的其他弟子連同阿底峽尊者的遺體一起搬到熱振地方，同年修建了熱振寺，將阿底峽尊者的遺骨供奉在熱振寺的銀塔中。

仲敦巴死後，其三大弟子各自創立了教典派、教授派和教誡派。“噶當派”主張以先修顯教為主，後兼修密教，顯密不應相互攻擊，而應當相互補充。“噶當派”在十五世紀後歸入了“格魯派”。

西元 1239-1240 年間，元太宗次子庫騰汗派大將道爾達·達爾汗征服西藏，因熱振寺的喇嘛反抗蒙軍，所以熱振寺被焚燒過，今之熱振寺是當時重新整修的。熱振寺意為翹角寺，也稱更培林寺，清乾隆三十五年賜名“凝喜寺”，占地 25 畝，坐北向南。

主殿為經堂，四周還有若干供奉佛像、經卷及宗教用品的小經堂；經堂內外似有牆壁兩層，內層是以《甘珠爾》和《丹珠爾》的置經架相隔，外牆為石頭砌成；經堂後面建有森康，是供達賴喇嘛和攝政王巡遊時的駐錫地。主殿西面有三層建的熱振喇讓（私邸）。其他東、南、北三面是僧舍，呈半月形相圍。寺院周圍有 5000 畝約 30000 株的參天古柏，樹齡將近千年，讓寺院顯得神秘幽深。

### 白居寺——西藏佛教各派共存的寺院

藏南地區的江孜位於年楚河上游河谷平原，藏語的意思是“勝利頂峰”或“法王府頂”，是日喀則、薩迦和亞東通往拉薩必經之地。縣裡最著名的寺院就是白居寺（the Pelkhor Chode Temple），它座落在江孜城西北端的山坳裡，三面環山，四周圍以夯土城牆，設有城垛和禦敵台。寺的全名是“吉祥輪上樂金剛魯希巴壇城儀軌大樂香水海寺”，簡稱“班廓德慶”，即“吉祥輪勝樂大寺”，通稱“班廓曲第”，意為“吉祥輪寺”。

西元 1390 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三年，大貴族江孜王帕巴貝之子貢嘎帕干為祭祀祖先修建了“桑波仁波林”佛殿，初名“江熱寺”。西元 1414 年，明永樂二十年，貢嘎帕之子曲吉·繞登袞桑帕為還母願，捐資請宗喀巴弟子克主杰主持擴建佛堂、僧舍，歷時十年興建了“白闊曲登”（白居寺），故改名為“白居寺”。

塔寺合一的白居寺的建築群以措欽大殿和“白闊曲登”大菩提塔為中心，四周分散布置古巴、琴各洛、洛布干、德瓦金……等十七個扎倉和馬林、榮康、甘登、凱居、巴久等佛殿，以及扎廈、僧居等建築，總平面呈橢圓形。

白居寺的十七個“扎倉”分屬西藏佛教的“薩迦”（Sagyapa，花教）、“噶舉”（Kargyupa，白教）、“格魯”（Gelupa 黃教）三個教派，而且能夠和平共處，這就是白居寺獨特之處，十分罕見。當時“格魯派”尚未取得西藏的統治地位，對其他教派只能兼容並蓄；至“格魯派”掌權以後，也未排斥他派，所以三派共榮於一寺。

三層高的措欽大殿，主經堂內有四十八根立柱，共成六十三間。殿內掛著各種絲綢唐卡佛像，正中供奉一尊高八公尺的強巴佛鎏金銅像，據說用了一萬四千公斤的黃銅。二層高的東西配殿收藏了聞名全藏的泥塑羅漢像，神態逼真，色彩華麗。三樓為無量宮殿，四周牆上繪滿了壁畫及罕見的六菱圓形蓮花藻井。但都是在文革時期被大肆破壞，近年才修復完成的。

“白闊曲登”為寺塔合一的建築，本塔是江孜與白居寺的標誌，素有「塔中寺」之稱，也稱「十萬佛塔」，又稱“白居塔”，由布頓大師設計，歷時十年，才於西元 1436 年建成。九層石木結構的塔身，塔中有著佛教一切的佛、菩薩，還有本教的圖騰。西藏四大教派的祖師及著名喇嘛分別有專門的經堂供奉。

白居塔分為塔基、塔座、塔瓶和塔頂。塔基面積 2200 多平方公尺；塔座是蓮花座，四面曲折二十角，座為四層，向上逐漸收縮，層疊而起；塔瓶為圓柱形，直徑二十公尺，四周設有佛殿四間；塔頂部分為銅鑄鎏金十三圈，表示十三重天，並由鎏金包裹的錐形的二十三個法輪圍繞；寶頂為圓蓋傘形覆蓋。全塔九層，高 32.5 公尺，底層有釋迦牟尼佛像，高十二公尺；一至四層供有各種佛、菩薩、度母、金剛、天王、諸天護法、密部本尊及壇城，共有七十七間佛堂。內有大門十二道，小門九十六道，共有一百零八道門；六層以上為圓形，塔內梯道螺旋而上至頂層，四面佛殿各有琳瑯滿目、稀奇珍貴的造像超過十萬尊，所以有“十萬佛塔”之美稱。

白居塔也稱「吉祥多門塔」、「菩提塔」。又其東西、南北的建築外輪廓線與底寬相等，構成全等邊三角形，構圖嚴謹、雄偉穩重，是西藏群塔之冠。布頓大師把佛教八大塔的特點融於一體，在西藏傳統藝術的基礎上，吸收了漢地並融合了尼泊爾、克什米爾與印度等地的雕塑技術，塔內有一百九十二個雕塑；牆壁上的種種繪畫，是不同派別的畫匠的傑作，有最常見的密教符號和經文上的插圖，共有九千八百多幅，合計十萬餘尊佛像，故成為西藏獨一無二的珍品“塔中之最”。

### 札什倫布寺——歷世班禪的駐錫寺院

距江孜僅八十餘公里，位於後藏日喀則市（Xigaze，意為“最好的莊園”）的年楚河谷，能遠遠望見的寺廟就是札什倫布寺（Tashilhunpo Monastery），它是班禪喇嘛的駐錫所在。本寺始建於西元 1447 年，明英宗正統十二年，歷時十二年。原先建寺時取名稱“崗堅曲培”，意為“雪域興佛寺”；建成後根敦珠巴改名稱“札什倫布巴吉德經欽卻唐皆南巴杰維林”，意為“吉祥宏固資豐福聚珠勝須彌諸方洲”。今簡稱“札什倫布寺”，也意為“吉祥須彌山寺”。

根敦珠巴是後藏薩迦人，他是第一位將黃教傳到後藏的人，也是札什倫布寺的第一任寺主，更是第一任達賴喇嘛。西元 1600 年，萬曆八年，第四及五世達賴的戒師，首開“班禪”轉世系統的四世班禪羅桑曲結於三十一歲時，受邀擔任本寺第十六任法台。從此札什倫布寺成為西藏“黃教”之首，為班禪額爾德尼的駐錫地。日喀則曾為歷時二十四年的噶瑪王朝建都之處，後來成為後藏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與交通中心，早在八世紀時，蓮

華生大士到日喀則弘法時就指出：「未來西藏中心在拉薩，再則為日喀則。」

經過歷代“班禪”的不斷擴建，如此銅佛高聳、金碧輝煌，寺內雕刻精美的宏偉建築，終於成為後藏地區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的中心。札什倫布寺建築面積近十五萬平方公尺，有三千多公尺的圍牆環繞，其主殿可容喇嘛 3800 人，供奉著根敦珠巴為紀念他的剃度師希饒僧格所精製的釋迦牟尼鎏金佛像，兩側有佛之八大弟子。

大殿左為強巴佛（未來佛彌勒）殿，供有高十一公尺的強巴佛像，此像是請尼泊爾雕塑師來幫忙，為藏尼匠師的共同傑作。大殿右為度母佛殿，供有高二公尺多的白度母，白度母臉上有三眼，手足各有一眼，所以又稱“七眼佛母”。白度母背後有二十一尊度母的壁畫。

另外，還有一座尼德女神殿，殿內正中供奉著釋迦牟尼佛的塑像，後牆上的諸龕洞分別內塑十八羅漢。殿左陳列旗幡、劍戟、弓箭，殿右供奉著尼德女神，她是一位護方神。大經堂旁的甲啦拉康堂是“漢拉康”佛堂，供奉有清朝乾隆皇帝的畫像，畫像前方是「道光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長生祿位，是證明後藏班禪與清朝臣屬關係的佛堂，為西藏其他地區所沒有的佛堂。堂中還珍藏了以黃金為原料手書的《甘珠爾經》。

札什倫布寺西側，還有一座第九世班禪曲吉尼瑪於西元 1904 年所修建的強巴佛殿，殿高三十一公尺，面積達 862 平方公尺，分為蓮花殿、腰部殿、胸部殿、面部殿和頭冠殿等五層。每層頂角各有臥雄獅一隻。殿內為預祝五億七千萬年後（顯教則說是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以後）降世的強巴佛所造銅像，總高 26.7 公尺，黃銅佛像身高 22.4 公尺，佛手中指長 1.2 公尺、粗 1 公尺，肩寬 11.5 公尺，耳長 2.8 公尺，臉部寬 4.2 公尺，手掌寬 1.6 公尺，腳板長 4.2 公尺，鼻孔可以容納一個成人。此像使用紫銅 32 萬多市斤，黃金 8000 餘兩，佛像眉間鑲有三十一顆大小鑽石，並用大量珍珠、琥珀、珊瑚、松耳石等裝飾物修造，據說此尊銅像可說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室內鍍金銅像。

札什倫布寺建有第一世達賴和四至十世的班禪喇嘛的靈塔，其中最華麗的是四世班禪的靈塔和五至九世班禪合藏的靈塔祀殿。此殿由第十世班禪建議建造的，完成於西元 1988 年，命名為“班禪東陵札什南捷”。其總面積為 1933 平方公尺，高 33.17 公尺。屋頂用紫銅鎏金覆蓋，有法輪、金羊裝飾的小金塔頂，錯落有序的照耀在日光下，十分耀眼。可是第十世班禪卻在次年的開光典禮後，因操勞過度，心臟病發而圓寂。

中國政府為了紀念第十世班禪，撥出專款 6404 萬元、黃金 614 公斤、白銀 275.22 公斤，以及其他各種材料，為修建靈塔殿。這命名為“釋頌南捷”的新殿，意為天、地、人間三界聖者的靈塔祀殿，於西元 1990 年始建，三年後落成開光。大殿總面積為 1933 平方公尺，高度為 35.25 公尺。祀殿主體為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外牆以花岡石砌成，殿牆後度達 1.83 公尺，具有耐八級強震的要求。

雖然整個建築仍是西藏古代的宗教建築風格，但是已採用現代的施工材料與技術。靈塔本身的面積有 253 平方公尺，塔身高 11.55 公尺，以金皮包裹，遍鑲無數珠寶，還有大

隕石一顆，以及金製的嘎屋（內裝佛像的護身物）、糧食、乾果、佛經、袈裟、唐卡等宗教用品，宛如生前還能享用。

札什倫布寺寺後山東面有展佛台——曬佛台，高三十五公尺，寬四十公尺，用石塊砌建而成。於每年藏曆的五月十四至十六日是展曬大佛的日子，連續三天的曬佛及跳神活動，分別曬無量光佛像、釋迦牟尼佛像、強巴佛像，為十分熱鬧的活動。

### 薩迦寺——西藏佛教薩迦派的主寺

從日喀則西行到拉孜縣的占宗後，再轉往東南可到達元代曾為西藏首府的薩迦縣薩迦鎮。藏語“薩迦”（Sakya）意為灰白土，因在灰白土地上蓋的寺院，所以也取名為薩迦寺，為“薩迦”派的發源地。本寺四周為紫紅色的城堡圍繞，矗立在盆地的中央，佔地一萬四千平方公尺，是西藏唯一建在平面上的寺院。薩迦派的法主活佛是“世襲制”，由父子伯姪相傳，可以娶妻生子。此派的教法次第為「最初捨非福，中斷於我執，後除一切見，知此為智者。」

為什麼稱此派為“花教”？據說建寺時，請了許多漢、蒙族的匠師，環寺一周建了高大的胸牆，牆上間隔塗了紫紅、白、黑三道顏色，紫紅色代表文殊，白色為觀音，黑色是金剛手。這三色成了薩迦派的標誌，有人說三色成花，故稱為“花教”。

昔日以仲曲河為界，薩迦寺分成南北兩寺，北寺毀在文革時，現仍為斷垣頽壁之廢墟。南寺是沿仲曲河南案修建，始建於西元 1268 年，呈正方形布局，鳥瞰如壇城。是由昆·八思巴（薩迦寺第五祖，元代第一國師、帝師）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支持下，授意薩迦本欽釋迦桑布集 13 萬戶之人力、物力所修建而成。此寺為元代所建宛如「城堡式」的宏偉大殿堂，城牆上有垛口，四周有碉樓，城外有護城河，讓人感受到備戰的氣氛。因為大家一致認為南寺要具有易於防守、防火的特點，興建前便在本波山和巴欽頗章山各架一炮向山下打石選點，結果一石落大殿前左側；一石落在大殿內廣場中央，卻湧出泉水，成為祥瑞吉兆，就決定在此地興建南寺。

薩迦南寺的主體為“拉康欽莫”，碉房式建築十分雄偉壯觀，南北寬 84.8 公尺，東西長 79.8 公尺，高 24.3 公尺。殿內有巨柱 108 根，為一天井式的獨間大堂，可同時容納一萬名喇嘛。寺內有歷代薩迦法王靈塔，寺周圍有拉康拉章、僧舍、廚房等附屬建築。

薩迦南寺有上萬平方公尺的元代壁畫，其中以薩迦法王像和曼陀羅最有特色。而珍藏之許多文物，數量之巨在西藏堪稱“第二敦煌”，是元代八思巴時期集中衛、藏、康三地的繕寫家，用金汁、銀汁、朱砂和墨汁抄寫而成的經卷。其中有一部號稱世界最大的經書《菩提江格朗瑪》，寬 1.3 公尺，高 1.7 公尺，厚 1 公尺。

寺內共計經卷四萬五千餘部，僅大堂內就藏有元代上萬部以上的佛教經典。還有上萬卷的天文、地理、曆算、醫藥、文學、歷史、哲學、戲劇、詩歌、名人傳記、藏文文法、梵文文法等等藏書，也還保存著元代盔甲及元帝所贈送的法衣、織錦、靴等，都具有豐富

的史料價值。

### 桑耶寺——藏史上首座三寶俱全的寺院

位於藏南拉薩東南三十英里，今扎囊縣雅魯藏布江北岸的桑伊，與澤當鎮相望，矗立在哈布山下的桑耶寺(Samye Temple)，全名是“桑耶敏久倫吉朱白祖拉康”，又譯作“薩木央寺”、“三摩耶寺”、“三耶寺”“桑鸞寺”，藏語意為「幻現寺」(據說是神人共建，在一日夜之間完成；另說是蓮華生大士(Guru Rimpoche, Padmasambhava)在手中示現寺院的幻影，藏王驚呼「桑耶」——出乎意料，而取名的)，建於西元762年。另說是赤松德贊贊普的第三妃甲茂贊所建，妃所獻之鐘於今仍在，西藏古文獻記為西元799年完成。

本寺又稱「三陽寺」，是取「三陽開泰」的說法，為吐蕃前弘期規模宏大的中心佛寺。吐蕃第三十七代贊普赤松德贊經印度高僧寂護大師(希瓦措，即靜命堪布，今印度比哈爾邦人，生平為西元705-762年)的建議，從天竺烏仗那國(Uddiyana，在巴基斯坦境內，今阿富汗與喀什米爾山區之間的斯瓦特 Swat 地區)迎請蓮華生大士入藏弘法。而西藏史上所稱的“師君三尊”就是赤松德贊、蓮華生大士、希瓦措大師三人。

蓮師來到桑耶地區，先修〈土地儀軌法〉，並平服妖魔鬼怪等惡勢力，經阿闍黎菩提薩埵作了土地觀察，並按照天竺飛行寺(即阿旃延那布尼寺；一說是波羅王朝在摩竭陀所建的歐丹達菩黎寺)的圖樣，按照佛教的宇宙觀設計出須彌、十二洲、日月雙星、周圍繞以“鐵圍山”以表莊嚴，整個建築群呈圓形，占地2.5萬多平方公尺。

因為此寺融合了藏族、漢地和印度的建築風格，而且下層建築採西藏式，塑像仿吐蕃人臉孔；中層建築採漢式，塑像亦仿漢人；上層則為天竺建築式樣，塑像仿印人，所以被稱為「三樣寺」。據說是在寂護大師的指導下，由藝術家嘉才普選取現實中的人物，塑造了不同的佛像，當時所塑佛像就有78尊。

西藏佛教與“本教”(有人稱“笨教”，其實此派並不笨，〈大圓滿法〉的祖師就有“本教”上師)的鬥爭，始於蓮華生大士的入藏，佛教戰勝“本教”以後，收編了“本教”的神祇作為護法神，同時也與“本教”互相滲融，許多“本教”的儀軌如禳災送祟、召喚神靈、燻煙驅穢、焚魔焚屍、使用法術、咒語、儀式等等也被西藏密宗所引用。藏王還從中土、印度邀請高僧入藏住寺及傳法，並鼓勵貴族(gentry)子弟出家在桑耶寺修行，宣佈吐蕃國一律尊信佛教，因此奠定了“藏傳佛教”的“國教”(state religion)基礎。

桑耶寺坐西朝東略呈金剛寶座式興建，並以圓形的圍牆圍繞，象徵世界的外圍鐵牆，呈現曼陀羅(藏語集閣，輪集、壇城)盤狀的造型。全寺依舊圖片顯示當時宏偉壯觀，有著完整的佛教宇宙的象徵性空間布局。主殿烏孜大殿(烏策大殿)的北有米瑪(日)廟，南有達哇(月)廟。

烏孜大殿的四角成直線延伸的地方，塔與殿角相距數十公尺處，原有四座表徵各種法



之塔，塔具有懺悔、安撫與鎮魔的效用。現僅只能從壁畫上看到，紅塔、黑塔、白塔、綠塔四塔象徵四方、四智及四大天王。四塔平面形狀奇特風格各異，但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全部被夷為平地，只能從壁畫中去欣賞了。（今承德外八廟之普寧寺與北京頤和園中的松堂兩座姊妹寺廟，都是在乾隆時代仿照桑耶寺建造的。）

記載說：位於東南角的是“白塔”，與北京北海的白塔型制相同，塔以石板石塊砌成，其塔基與塔座均為方形，在塔基的方形牆面上立有代表金剛杵的 108 座小塔，塔身從腰部以上逐層內收如階梯，座上是寬扁的瓶形覆鉢塔身，設有龕門，寶剎上是十七環相等的相輪而不分級。“白塔”是大菩提塔，以獅裝飾，有聲聞之風格。供奉有從摩竭陀國王門前寶瓶中請來的舍利，及西藏先王的嚴密牟尼寶和五部經典。

位於西南角是“紅塔”，用磚砌成，其塔基是八角形，塔座形方而實圓，狀如覆鉢，腰部以上呈環狀紋，座上是覆鉢形寶瓶塔腹。寶剎之上是兩段相輪，下九環、上七環，塔身泛現紅色光澤，故名“紅塔”，因取長壽菩薩之風格，而以蓮華為裝飾。

位於西北角是“黑塔”，以條磚砌成，其塔基較高呈方形，塔身似為三層的覆鍋，剎盤上托寶劍，有兩級七環的相輪，上為瓶蓋和寶珠。“黑塔”因以如來之遺骨為飾物，獨具獨覺之風格。

位於東北角的是“綠塔”，由綠色琉璃磚砌成，此種磚為粗砂燒製而成，質地堅硬，釉彩蒼郁而富光澤，其塔基是方形，塔身由方形與十字形構成，塔基很高，沿數級台階而達第一層，第一層四面各有三間佛龕，內有塑像。每面由明梯通第二層，二層四面各只有一龕室，亦各有塑像。第三層為覆鉢寶瓶塔身，上有三級相輪，九、七、五環，傘蓋上承寶瓶寶珠。“綠塔”以十六門為飾物，有法輪如來之風格。

大殿的東南西北原來分別建造了堅巴林、阿雅巴律林、強巴林和桑結林等四座神殿，代表著四大部洲，而四大部洲的附近，又建有八個小殿，即代表八小部洲。大殿南北還有日月二殿，象徵日月二輪。

《桑耶寺簡誌》記載：「圍牆周長 1,200 公尺，牆高 3.5 公尺，牆厚 1.2 公尺，牆上原有小型佛塔 1,008 座，現無一殘存。」故知所有的建築被圈在一個圓形圍牆之內，圍牆就是“鐵圍山”，隱喻著輪圓周備、圓滿具足的意義，整座佛寺就是如此以佛教的宇宙觀來佈置的。可惜這大小十二洲，由於年代久遠，又碰上十年文革浩劫，殿內主供的佛像、壁畫等多被毀壞，已失去原來的面目，目前仍修建中。

唐德宗建中二年（西元 781 年），歲次辛酉，唐派大乘禪宗和尚摩訶衍與印度寂護弟子伽摩羅什（蓮花戒）在薩木央寺開辦三年盛大的辯論會，為了統治強悍藏族人的特殊需要，赤德松贊判定主張“漸修”的印度密宗辯勝漢地禪宗，認定禪宗教法為“邪門外道”。可惜蓮花戒勝利不久被刺身亡，有些漢僧碰死石階，自殺殉道，屬於“頓悟”的漢地禪宗被禁止在西藏傳播。

但是“藏傳佛教”就開始有了基本的格局，而獨自成為雪域特別的密宗，既不屬於漢地佛教，也不同於印度佛教。不過，〈大圓滿〉與〈大手印〉之西藏禪精深密法，反而獲得了開展的良機。（但另有一說此次辯論會，是在 792-794 年舉行的）

《西藏王臣記》一書寫桑耶寺說：「…藏王惹巴瑾（意為“有髻王”，即赤德松贊，生於西元 806 年）想，如能生起一切眾生所有利益與安樂之門，要依賴佛的教證二法；如能住持教證二法，並能作出使二法宏揚光大的事業，要依賴僧伽。想到這裡，他頭頂長帛請僧伽安住。並且作出對每一僧人，以七個俗人來承事服役等的決定。這種比印度所有法王的事業還要卓越賢善的事業，佳話遠傳，美譽遍於四方。金城公主之子今西藏吐蕃王赤松德贊趁安祿山之亂，一度佔領長安僅十四天，後被郭子儀擊退。但直至唐末，河西隴右地方一直是吐蕃統治。

惹巴瑾王對於過去祖先諸王所建的寺廟，繼續承事供養，並時常倍修。他又新建一座九層大寺，它的下三層用石料、中三層用磚料、上三層用木料來建築。每層的飛簷、殿門、牆上的沿石、半環瓔珞等都修得十分美觀莊嚴。大寺的屋頂，風吹來時，從無邊虛空裡，引來形如傘蓋的稀有雲鬢。同時讚頌之聲，猶如鐘鼓齊鳴，響徹空界的天神耳鼓。

在這樣無比的吉祥和增善的大寺，其上層，奉安佛像、佛經、佛塔等正三寶身、語、意之所依；中三層，住著譯師和班抵達（班智達）們在這裡誦閱經論，勤行聞思，並修禪定，而度著他們的歲月；下三層，有藏王和大臣們在那裡敞開所有法、財、欲、解脫四部的千百大門，作出一切尊卑大眾都浸潤在那富饒安樂的甘霖中的事業。」

“烏孜勃來”大殿內圍牆之中層廊道壁上，繪有〈西藏史畫〉長達 92 公尺，被譽為西藏的《史記》。其中廊道壁上還有金城公主親子〈宴前認舅圖〉。大殿內左右兩壁上的〈桑耶史畫〉，詳盡地描繪此西藏第一座出家僧院的建寺經過，其中還有〈文成公主勘輿圖〉等，描繪西藏有關名寺的興建由來。

### 敏珠林寺——西藏佛教寧瑪派南藏傳承的寺院

沿雅魯藏布江南下可到達扎囊縣，敏珠林寺就在扎囊縣境內，位於雅魯藏布江之南岸扎囊河以東的扎期地方，是西藏佛教“寧瑪派”（Nyingmapa，紅教）的三大寺之一。敏珠林寺帶有濃厚的佛學院性質，寺中很注重佛教經典、文法修辭、書法、天文曆算、藏醫藏藥等知識的研習。

歷年「藏曆年表」的推算都是敏珠林寺負責的，所以有「西藏第一所喇嘛學府」之美稱。本寺屬“寧瑪派”的喇嘛，可以結婚生子。喇嘛可分為兩類：一類稱“阿巴”，是專靠唸經唸咒；另一類有經典，也有師徒或父子的、翁婿的傳授。口傳傳承的稱“嘎瑪”；“伏藏”經典傳承的稱為“代瑪”。

大約在十二世紀開始寧瑪派出現不少“伏藏”的掘藏人（Treasure revealer, The master who reveals a terma teaching），著名的有娘尼瑪沃，他掘出來的被稱為“上部

伏藏”；古如·卻旺秋掘出來的被稱為“下部伏藏”。約十六世紀時，有一位掘藏人叫熱特那林巴，他把上、下部“伏藏”和他自己挖出來的“伏藏”匯集刻印出來，這就是“南藏”。

現在的敏珠林寺的規模是在西元 1677 年，由德達林巴和居美多吉進行改建完成的，寺的面積達十萬平方公尺。以傳授“南藏”為主，附帶也傳授“三素爾”以來所傳授的佛教經典。敏珠林寺在寺主的繼承上以父子或翁婿傳承。本寺以文字書法優美著稱，原“嘎廈”（西藏地方政府）僧官學校的校長——“格根欽波”，向來都是從敏珠林寺的喇嘛中委任的。

敏珠林寺在歷史上曾遭三次大破壞，「文革時期」簡直已成為廢墟，修復後的主要佛殿為祖拉康，坐西朝東，殿前台階兩邊各有小龕，內供“寧瑪派”、“嘎舉派”、“薩迦派”、“格魯派”的祖師。門廊繪有四大天王、輪迴圖、世界模式圖，並在南北壁上寫著寺史。

大經堂有二十柱，進深六間，面寬五間，四壁繪有無量壽佛、綠度母、蓮花生大士像。經堂右前方是白欽拉康，神殿內供有神像，供品殿則存放供品；北偏殿為護法神殿，門框、門楣上繪單線勾勒畫像，有許多人頭，護法神面目猙獰凶惡；南偏殿為寫耶拉康，供有德欽卻珠的銀製靈塔；西邊是鍍金釋迦獅子（蓮師八種化身之一）的塑像和泥塑的其他七種化身（蓮花生、日光、獅子吼、忿怒金剛、蓮花金剛、蓮花王、愛慧）的塑像、德達林巴的塑像。正中供有《甘珠爾藏》經書一套。

從經堂出來，由西面拱門進入佛殿，殿高六公尺，有四柱。主供釋迦牟尼佛塑像，像高近四公尺，佛頭上為高髮髻，著袒右肩的袈裟，雙手捧鉢，結跏趺坐於蓮座上；背光華麗，有大鵬展翅、鵬螺閉門、海龍翻滾，還有羊、獅等像。佛前兩旁相對所站左是阿難，雙手捧鉢、右是迦葉，雙手合掌，兩尊者皆為著通肩袈裟的塑像；佛之兩手側站有八大弟子（即舍利弗、目犍蓮、羅怙羅、迦旃延、阿那律、富樓那、須菩提、優婆離）的塑像，均高 3.6 公尺，每位尊者頭光是升雲紋，頭戴五花寶冠，垂髮雙披肩，袒露上身，下著緊腿長短裙，飾耳環、項鍊瓔珞、手鐲、臂釧、腳釧、帔帛，左手持蓮花，右手自然下垂，其體態俊美，顯然藏傳佛教已將諸比丘提升為菩薩。佛殿大門兩旁各有泥塑護法神像，嚙牙咧嘴，長蛇纏身。

祖拉康二樓有五間小佛殿和僧舍。德薩拉康供有嘎杰德西曲頂的八佛塔（即堆蓮塔、大菩提塔、吉祥門塔、敗外道塔、神降塔、分合塔、殊勝塔、涅槃塔）和第九代赤巴滾桑旺杰的銀製靈塔，還有《甘珠爾藏》經書一套；民久白珍拉康供德達林巴之女民久白珍的銀製靈塔，有兩層樓高，靈塔上鑲有紅、綠寶石，還有鍍金佛像及手抄本《十萬般若頌》佛經一部和德達林巴的著作；寫耶拉康主供泥塑十八羅漢，壁上繪有歷代喇嘛像；白馬旺杰拉康內供第五代赤巴白馬旺杰的銀製靈塔，有兩層樓高，還有許多鍍金佛像；衛朗杰拉康供有鍍金佛像，銀製靈塔和手抄本《十萬般若頌》佛經一部。祖拉康三樓的德欽拉康內供泥塑洛欽·達瑪西日像；喇嘛拉康內供泥塑滾卻桑布（常善）與歷代喇嘛、歷代達賴的塑像，牆上繪有歷代“紅教”著名喇嘛像。祖拉康的屋頂有鍍金法輪、公母鹿、金頂等，

顯得雄偉壯觀。

敏珠林寺除了祖拉康外，還有其他的拉康，如曲果倫布拉康、卓瑪拉康、德欽拉康、朗杰拉康等等。皆是供奉佛像、護法，或作為歷代赤巴的金或銀製靈塔供奉處，當然也藏有經書。山城般挺立的敏珠林寺，珍藏有“紅教”的知識寶庫，散發著無比的光芒，到此的人莫不欽讚。

### 雍布拉康——西藏史上第一座宮殿

在藏南乃東縣澤當鎮南面的雅礮地區是藏族的發祥地。西藏人相信自己是猿與度母化身的羅剎女所生的後代，雅礮河谷（Yarlung Valley）的重鎮澤當就是以“猿孫小孩玩耍的平壩”取名的。雅礮有第一位贊普、第一座宮殿、第一塊農田、第一個村莊，由於屬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各種現代設備齊全，十餘年前還被評為西藏唯一的文明集鎮。

藏語“雍”是尊母，“布”是孩子，拉康是廟宇。也有說“雍布”是母鹿，“拉”是後腿，“康是在上面的意思。雍布拉康正是建在“如母鹿後腿”般小山丘上的宮殿，故名“雍布拉康”（Yumbu Lagang）。據說在 2100 年前，有了第一位藏王聶赤贊普時，便修建了雍布拉康。

雍布拉康面西雄踞於山頭，整個建築分成兩部分，前部分是三層樓房，據說是松贊干布所建。底層房屋呈長方形，經過門庭可進入佛堂，原有佛像在文革時被毀。二層為法王殿，三層前為平台，後為廊院；後部分是一座方形高層碉樓式建築，據說就是聶赤贊普修建的，與前部分相連，均以石塊砌成，顯得雄偉挺拔。

據說西元 433 年（南北朝北魏延和二年），有一天當第二十七代贊普拉脫脫聶贊在雍布拉康的屋頂上休息時，忽然從天降下幾件東西，有《百拜懺悔經》、舍利寶塔、六字大明咒、《法教軌則》等佛法寶物，並有神在空中告訴他說：「在你以後五代，將有一個懂得這些文物的贊普出世。」

拉脫脫聶贊稱這些為“寧布桑瓦”（玄秘神物、尊嚴秘寶），請在宮殿中供奉。而懂得寶物的贊普就是松贊干布，因為佛教傳入就是在松贊干布時代（西元 627 年登基）。天降之說可能是托辭，已考證出原是印度僧人羅桑措帶來準備傳教用的，當時“本教”勢力強大，又沒有相通的語言文字，只好留待松贊干布時才開始翻譯發展出來。

### 楚布寺——歷世噶瑪巴的駐錫地

楚布寺也譯為楚普寺，離開拉薩市約有一個半小時的車程，它是“噶瑪噶舉派”之“黑帽系”的祖寺。藏語“噶”是佛語或指師長的言教，“舉”是傳承金剛持佛親口所授密咒教義的意思，所以“噶舉派”（Kagyü，白教）是一個重視口耳傳承的教派。楚布寺此派屬“塔布噶舉派”，創始人有瑪爾巴（Marpa 生平年為西元 1012-1097 年）、密勒日巴（Milarepa）、塔布拉杰等大師，修法時皆著白色上衣及僧裙，又有人把“噶”解釋為白

色，所以“噶舉派”也稱為“白教”。

推測此寺始建於宋淳熙十四年（西元 1187 年），位距拉薩七十公里的堆龍河谷德慶縣境內，因地屬楚布族的轄區，又臨近楚布河，便以之為名。由塔布拉杰的弟子，第一世嘎瑪巴都松欽巴·曲吉札巴（生平年為西元 1110-1193 年）活佛創建了本寺。

“黑帽系”是從噶瑪拔希（生平年為西元 1204-1283 年）開始的，但是“藏傳佛教”仍將“噶瑪噶舉派”的創始人都松欽巴算為“黑帽系”第一世活佛，噶瑪拔希為第二世活佛。西元 1256 年，噶瑪拔希到川西北的絨域色都（蒙古的和林）地方會見了蒙哥，蒙哥賜給他一頂金邊黑色僧帽和一顆金印，這就是“黑帽系”名稱的由來。

西元 1407 年，“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銀協巴為已故的明太祖朱元璋及皇后荐福，明成祖朱棣大喜，所以賜其“如來”之名號，並封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好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大善自在佛”，簡稱“大寶法王”，頒給印誥及金、銀、鈔、彩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等大量物品。從此，“大寶法王”這一封號，成為“黑帽系”轉世活佛專有的封號，西藏活佛的轉世制度也由“大寶法王”首開。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楚布寺有三十多座主建築被夷為平地，約二十年前才由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委派珠本·德千仁波切重建，目前仍未完成。楚布寺位居海拔 4300 公尺，坐北向南，東西北三面環山，以五層樓高的“絳白央”大殿（文殊殿）為中心，背山面水，河南岸高山北麓有一座高大的曬佛台，主殿四周環繞著四個扎倉，並以經堂、神殿、僧舍及喇讓、靜室等建築群組成一座雄偉壯觀的古老佛刹。寺的西側有兩座白塔，前塔是方形塔座，上為寶瓶式塔身；後塔之塔座及塔身都是方形。兩塔之型制古樸，聽說還很靈驗。

### 強巴林寺——歷世帕巴拉活佛的駐錫寺

座落在藏東昌都縣昌都鎮第四階台地上的強巴林寺是康區最大的“黃教”寺院，建於西元 1444 年，占地三百多畝，是康區最大的寺院之一。西元 1373 年宗喀巴大士入藏途經昌都時曾預言，將來此地必能興建佛寺弘揚佛法。果然宗喀巴的弟子麥·喜饒桑布在昂曲與扎曲兩水間雄鷹落地般的岩島上創建了此寺，寺內主供強巴佛，因此取名“強巴林寺”。

麥·喜饒桑布後來回到昌都又建立了“慈氏洲強巴林寺”，他死後由宗喀巴另一門徒沃貝多吉的弟子帕巴拉繼承了他的法位，從此「帕巴拉」成了昌都強巴林寺最大的轉世活佛專有的稱號。歷代活佛都由清朝皇帝冊封，寺內還保有康熙頒給帕巴拉活佛的銅印，和乾隆贈給本寺的匾額。

強巴佛殿主供泥塑鍍金的強巴佛，具有濃厚的曼荼羅風格。另佛殿則供釋迦牟尼佛及文殊、普賢兩位菩薩。護法神殿主供大威德怖畏金剛，有九頭二十七眼三十四臂十六腿，藍色擁妃，皆裸體（其表徵含意甚深，無法詳述，請另參考密本解說）。另外，強巴林寺有五座扎倉（僧院）：林堆扎倉、林麥扎倉、奴林扎倉、庫秋扎倉、夾惹卡巴扎倉，可見其規模。

強巴林寺以宗教舞蹈聞名於昌都，令昌都的藏戲在西藏自成一格派。寺內保存有眾多的佛像、壁畫和唐卡，甚有價值。

### 噶瑪寺——噶瑪噶舉派的祖寺

位在昌都鎮北面 130 公里的白西山麓，在烏冬山一個峽谷間的噶瑪寺全稱為“噶瑪丹薩寺”，是以地名而取的。本寺始建於西元 1147 年，為“噶舉派”（Kagyupa）創始人塔布拉杰·索南仁欽（意為“福寶”，西元 1079-1153 年）的得意弟子卻吉扎巴（西元 1110-1193 年，“噶瑪噶舉派”創始人，後人尊他為“都松欽巴”，意為知三世的聖人）興建的。經由藏、漢、納西族和尼泊爾的匠師精心修建，建築風格別具特色，加上歷史悠久，是“噶瑪噶舉派”的名寺。

噶瑪寺以措欽大殿、喇讓（活佛別墅）、扎倉（僧院）、塔殿等組成。措欽大殿面積 2240 平方公尺，高三層，屬木石結構，經堂和門廊是以藏式平頂修建，主殿為木結構，歇山式屋頂，上蓋藍色琉璃瓦，屋檐以下全以斗拱承托。殿內面積 810 平方公尺，正中以十二根特長大柱支撐天窗，使殿內光線充足。殿內四周壁畫描述著釋迦牟尼佛的生平，顯得肅穆莊嚴。

大殿後面有高十七公尺的釋迦牟尼佛鍍金銅像，是第七世噶瑪巴·卻扎嘉措所建；左側為泥塑的強巴佛像，係第二世噶瑪巴·拔希卻吉塑造；右側是喇嘛拉康，內供歷代“噶瑪巴”活佛（Tulku）像。

措欽大殿三樓頂部是藏式平房，正中飾有鍍金銅法輪，左右兩側配以金銅孔雀，據說是明朝皇帝所賜；三樓後是觀音殿，內供大悲觀音的塑像。現寺內藏有“大寶法王”印，是明永樂五年（西元 1407 年）明成祖賜給第五世噶瑪巴·德銀協巴（西元 1384-1415 年）“領天下釋教”的最高宗教地位的印信，有雙龍盤紐，光潔質白，為玉品中的極品。

### 巴嘎寺——西藏工布江達巴嘎山中的寺院

藏語工布江達是凹地大谷口的意思，位居川藏古道的重要驛站，是四川、康定、甘孜等地來交易的一個商賈雲集的城鎮。巴嘎寺位在工布江達縣果林卡西北的附近，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時期，建於巴嘎神山有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處。此寺屬“黃教”（格魯派），寺內原來允許喇嘛結婚，在西元 1955 年才禁止。寺中供奉宗喀巴的鍍金銅像，內壁上繪有密宗護法怖畏金剛的像。

天葬是藏族人很奇特的習俗，巴嘎人認為死身餵食鷹群是做了人生最後的一件善事，鷹群也會將亡靈帶去天上。巴嘎寺上面的山坡上，便是巴嘎“天葬台”，隨時可見許多雄鷹站在岩石上，等待吃食死人屍體。一塊巨大的岩石是天葬師切割屍身的地方，腥氣濃厚時，便會吸引鷹群前來。

## 仁欽崩寺——西藏墨脫的寧瑪派寺院

藏語為花朵的“墨脫”居海拔高度只有二千多公尺處，從墨脫到仁欽崩寺還要穿過密林。當地門巴人原是信仰“白教”（噶舉派），後因墨脫受波密土王轄屬，被迫改信仰“紅教”（寧瑪派，“寧瑪”意為古和舊）。“寧瑪派”是西藏最古老的教派，以蓮華生大士為祖師。

西元 1780 年，八世達賴喇嘛強白嘉措派貢布地區紅教米林羌納寺的活佛甘布巴到墨脫，與門巴族、藏族一起計畫合建寺院，以便控制白馬崗（墨脫）地區，但曾遭到珞巴族人的反對。當地另一個珞巴族人稱仁欽崩山是“鬼山”，不適於建立寺院。後來送了許多財物給珞巴族人，才獲得仁欽崩寺址。

仁欽崩寺有“朱古”活佛為領導寺中一切寺務者，“帕久”主持寺院宗教儀式活動或分管某一些寺務，“多吉羅本”主持法會，以及“曲寸巴”檢查僧紀、收納布施等等職務的喇嘛。僧人除朱古外，其餘的大多數喇嘛住在自己的家中，娶妻生子，只有法會時才到寺院誦經。

在墨脫看不到磕長頭大禮拜及轉經輪的信眾，讓人感覺不出宗教的氣息，或許是優美的青山綠水，暫時沖淡了宗教暮鼓晨鐘的氣氛。其實墨脫地區設計有水轉的木輪轉經屋，木輪裹滿著各種經文、經幡，木輪上掛有銅鈴，木輪每轉一圈，銅鈴就叮噠響，下有水聲潺潺，山上鳥聲和鳴，很有創意及靈氣。

## 白日寺——西藏佛教寧瑪派的主寺

松贊干布的故里在瓊結縣，縣城東南一公里處，有藏王墓二十一座，但因戰亂或遭雨水淹沒，現僅存十六座。其中松贊干布的陵墓修復得恢宏壯觀，墓堆上有祠廟一座，內有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

沿瓊結溝蜿蜒東行，繞過水庫，便到了白日山半山腰的白日寺。白日寺與扎囊的敏珠林寺和貢嘎的多吉扎寺為西藏紅教的三大主寺。白日寺始建於十六世紀，創建人是喜饒溫色，他是一位“掘藏者”，曾從地下挖掘出密法經典，並加以弘揚，後人也稱他為“第敦”。

白日寺初建時有大殿、喇讓（活佛私邸）、僧舍、廚房，佔地 1196 平方公尺。大殿為兩層建築物，面積有 527 平方公尺，主供蓮花生大士，兩側有明妃滿達拉娃（印度人，後居巴基斯坦）和堪珠·移喜措嘉（前藏人）的塑像。西元十九世紀，白日寺第一任堪布益西次旺再次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擴建和維修，新建有喇讓、僧舍、辯經場、乃吉康（集會堂）、第巴色康（財產管理處）等。曾圍繞建有佛塔五座，其中拉泊卻旦（降神塔）規模最大，高九層，方座圓身的土石結構，塔身有佛龕，供釋迦牟尼佛的銅像。

白日寺現有三層大殿之第一層佛殿仍供蓮花生大士及其兩妻塑像。護法神殿供有當木欽多吉列巴泥塑像。經堂有十四柱，經書架排滿有經典《甘珠爾》（佛部）、《丹珠爾》（祖

部，是續藏，收入讚頌（經譯和咒譯三個部分）以及歷代高僧、活佛所著的紅教經典，並有醫學、詩歌、曆算、文藝等書籍；第二層作為議事和辦公用；第三層為喇嘛拉康，供有“寧瑪派”高僧、活佛的塑像。

### 桑頂寺——西藏佛教香巴噶舉派女活佛的駐錫寺

噶舉派原由印僧底洛巴（西元 988-1069 年）、那若巴（西元 1016-1100 年）所傳，後由瓊波南交巴和瑪爾巴、密勒日巴在西藏傳播。瓊波南交巴（西元 978-1127 年）曾在香地（今南木林縣）建立了 108 座寺院，此派在香地很有勢力，所以瓊波南交巴傳承的稱為“香巴噶舉派”。“香巴噶舉派”的寺院，目前僅存桑頂寺一處，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香巴噶舉派”的傳人薰奴珠，於十四世紀中葉，在今山南地區的浪卡子縣，臨近有“聖湖”之稱的羊卓雍錯湖旁，建立了桑頂寺。桑頂寺的整個造型像布達拉宮，也有紅宮和白宮，寺僧都是男性，唯獨住持是女活佛，名為“多吉帕母”（金剛亥母），是西藏唯一的女活佛，有很高的地位。

第一世多吉帕母是出生於西元 1447 年的阿里王的公主曲吉俊美。桑頂寺的女活佛坐床，必須由達賴喇嘛剃度。第十二世多吉帕母坐床（升法座）時，第十四達賴喇嘛還太小，由攝政王達扎活佛代替，象徵性地剪掉一點頭髮，便為她舉行了坐床（升法座）儀式，取名“多吉帕母”，成為女活佛。

### 雍仲林寺——西藏本教的祖寺

出日喀則市沿雅魯藏布江東行至大竹過江，可以到達“本教”（Bonpo，苯教、蚌教）的祖庭——雍仲林寺，即雍仲本教（Yung-Drung Bon）的寺廟。據說西藏最古老的宗教——“本教”，最早出現在象雄地區（今阿里），後來才傳入雅魯地區。

《柱間史》記載：「賽·笨波、瑪·笨波、東·笨波、奧·笨波等十二名有識之士正在獻祭神靈。」此約在西元前四世紀，藏族地區十二名巫酋正在祭獻神靈的描述。這種“巫者為王、王者行巫”的情形，是當時世界上各地最普遍的文化現象。“本教”與歐亞兩洲廣大流傳的“薩滿教”其崇拜方式、祭祀儀軌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流傳範圍僅限於青藏高原，只有藏族和極少數民族信奉。

由於本教法師有驅災禳害、詛咒仇敵、求神保佑、預測吉凶的能力，受到吐蕃王朝的重視，尤其在軍事行動、國事活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記》記載，聶赤贊普來到遊戲神山（拉日若布山）之頂，沿天梯下降，步行到贊塘閣西時，被在那些放牧的有才德的本教卜士十二人看見，知乃自天下謫之神子，眾人言此人堪為藏地之主，遂以肩為座，把他抬到回，而推為“肩座王”。」可見在聶赤贊普之前時（在位年代有三說：B. C. 599 or 360 or 117 年），本教就已存在，故藏文史籍即說此後的贊普皆“以本教治國”。



目前“本教”發展為新、舊“本教”的不同，新“本教”教法之學派自稱導源於史前一萬八千年前（較一萬三千年前，地球南北極軸改變時更早），出現在中亞地區（包含伊朗西部和西藏西部的地區）的滇巴謝拉佛（Tenpa Shenrab），而非出自印度的釋迦牟尼佛，在西元八世紀由印度傳入西藏。

新“本教”認為該教的左旋符號，與佛教慣用的右旋符號不同，是不可摧毀的象徵，代表左向的陰性能量。其實這種符號是星雲旋轉的形狀，其右旋或左旋在宇宙間都存在，若依仰視或俯視，以及見佛身或佛自身的主客位而有不同，若作相異的堅持，實無此必要，尤其指符號即代表邪，符號即代表正，則更僅以立足北半球的人仰視而說，並未顧及南半球的自然環境，顯然是自我局限，不夠圓滿。

舊“本教”（吐蕃古教）或稱為「原始的本教」，特別著重於靈魂信仰，與亞洲地區的“薩滿教”（Shamanism）或波斯的祆教（拜火教）又許多類似的特點，法器以鼓為主，崇拜天神和火神。古波斯的風俗用屍體喂野獸和兀鷹的習俗，是否就是西藏“天藏”的風俗的由來，值得探討。

“本教”又稱“本波教”，俗稱“黑教”，教徒多為父子相傳，是西藏原始公社時期的一種宗教。以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霆、雪、雹、山川、陵谷、土石、草木、禽獸，乃至一切萬物等幽靈巫鬼，祈福禳災為事。“本教”把宇宙分為三層：最高層是天神所居，創世祖是天神“什巴”；中層是人類所居的地方；下層則是妖魔鬼怪兇煞居住的地區。

“本教”分為三派：一個派別是“篤本派”，又稱“本教黑派”或“因本派”，該派巫師能“上祀天神，下鎮鬼怪，中興人宅”，祖師汝辛精通祭祀、禳祓、遣送、役使鬼神的法術。

“洽本派”是“篤本派”為調停“本教”徒與贊普王室間的矛盾，從喀什米爾、勃律、象雄請來的三位外地法師，帶來一套“本教”宗教理論的教義，所開創的一個派別。

“覺本派”是一個專長翻譯的“本教”派別，曾大量將佛經改為“本教”經典，並加入“本教”的不同說法，而造作為“本教”的經典。諸如將《二萬五千頌》改為《康瓊》、《廣品般若》改為《康欽》、《瑜伽師地抉擇分》改為《笨經》、《五部大陀羅尼》改為《黑白龍經》，最後“本教”終於擁有一套自己編纂的《大藏經》。

據說蓮花生大士曾預言“本教”將由此地死灰復燃，或許蓮師了解新“本教”九乘的最高乘〈大圓滿〉的教法，存在古傳統的“本教”中，而有此默許。果真江衮·達瓦堅參在今南木林縣熱拉村的高台修建了這座“本教”最大規模的寺院——雍仲林寺。本寺建築群是依山而建，坐南朝北。

主殿杜康大殿面積有 800 平方公尺，上下兩層，規模不小。此殿兩側有“甘珠爾殿”和“丹珠爾”各藏有《甘珠爾》和《丹珠爾》兩部密教經典。佛殿供奉約 8 公尺高的銅質

鍍金度母、金剛橛普巴佛、本教祖師頓巴辛饒；約 12 公尺高的銅質鍍金勝利佛、喜饒堅參、江衮·達瓦堅參的像以及金、銀、銅製的五座靈塔、純金供燈等等。此外，還有“通追拉康”、靈塔殿、喇讓（喇嘛私邸）、“竹康”（修行殿）等重要建築。

千百年來雍仲林寺歷盡滄桑，經過無數次被毀，仍然巍峨屹立，或許如同門日寺的創始人喜饒堅參所預言，“熱拉”地區會出現一座“本教”大寺院。但就是不曾預言說會何時消失，所以至今仍然光彩輝煌。

## ○蒙古地區寺院

蒙古族的起源異常茫昧，說法不一，或說出自韃靼（一說是唐時曾建渤海國的靺鞨族人，一說是屬於沙陀突厥族），或說出自匈奴（原始突厥人）、吐蕃，或說可能是蠕蠕和☆厭曠人，或說是匈奴人與鮮卑人的混合人種，但是何種說法最正確，連蒙古人自己都難以斷言。

一直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建元以後所信仰的“藏傳佛教”是天竺佛教先與“本教”結合的西藏佛教，再結合蒙古草原“薩滿教”而成的特殊宗教，已經融進了泛神信仰的“薩滿教”一些教理、儀式，也吸收了蒙古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祭祀儀式，是有很獨特的風格，所以和西藏佛教也有不同之處。

西元 1206 年，尼倫部（太陽之子的部族）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進兵衛藏地區，當時衛藏、阿里各地區的首領都無力抵抗，便請求歸順。因為改革自“寧瑪巴”的“薩迦派”新教派喇嘛貢嘎堅贊班智達，以西藏政教領袖的身分首先和蒙古汗王闊端在涼州（今甘肅武威）會晤，從衛藏把許多佛像和經典，帶到蒙古地區，這是佛教傳入蒙古之始。而當時“薩迦派”法主得以建立政治地位和權勢，掌握西藏的政教大權，始終是依附於成吉思汗及其後代的政治勢力。而且發揮了元朝鞏固西藏地區的統治，對穩定西藏的局勢，有很大的作用。

成吉思汗及其繼位者建立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帝國，深知（學到）利用宗教勢力，是鞏固軍事征服和政治統治的必要手段。因此，選擇了一個文化、習慣相近，又能夠被漢族人民認同的宗教，於是蒙古帝國選擇了“藏傳佛教”。後來成吉思汗的孫子闊端汗下令，西藏全境要服從當時的“藏傳佛教”中心——“薩迦”，接著以忽必烈為首的蒙古朝廷貴族們，拋棄了原有的“薩滿教”信仰，接受“喇嘛教”的灌頂、受戒，宣布“喇嘛教”為國教，創立“帝師”制度，並大量支付資金興建佛寺。不過，其他宗教的信仰並不受限制，或不平等的待遇，這是蒙古可汗帝國的優良傳統。

元代實行兩都制，皇帝每年春季都要帶領僚屬從大都（北京）到上都（今蒙古敦達浩特鎮東北約 20 公里），這座草原都城當時建有大龍光華嚴寺、大乾元寺、開元寺、帝師寺、黃梅寺等，反映了元代佛寺的興盛。古代帝王建造寺廟的原因大致是：一.為皇室及國家祈

福。二.壯麗都城，以顯皇威。三.用以安撫信奉其教法的人民。在大元帝國之內，所有僧院梵寺都要為可汗和國家祈福作佛事。可是「廣建道場，多作佛事」反成為歷朝政府的一大負擔，漸漸為社會所詬病，也是元朝內政失敗的主因之一。

《經世大典·工典總序·僧寺》記載：「自佛法入中國為世所重，而梵宇遍天下，至我朝尤加崇敬。室宮制度咸如帝王居，而侈麗過之。或賜以內帑，或給之官幣，雖所費不貲，而莫與之較。」我們從元人袁桷詠〈華嚴寺〉，可知它的雄偉壯觀：

“寶構瑩煌接帝青，行營列峙火晶瑩。  
遠斤巧斗攢千柱，相杵歌長築萬釘。  
雲擁殿心團寶蓋，風翻檐角響金鈴。  
諭知帝力超千古，側布端能動地靈。”

《清容集》卷第十六有袁桷寫〈贈華嚴寺長老二首〉，可知當年寺院外巨樹參天，院內花草芳香。詩曰：

“丈室蕭蕭畫掩扉，蒲團不下得忘機。  
階前菊木先春種，門外揚花伏日飛。”

“句落珠璣禪客誦，象巖金碧梵王威。  
知余猶是青山伴，話盡斜陽指翠微。”

“喇嘛教”在元朝政府的扶持下，雖然“院院翻經有咒僧，垂簾白晝點酥燈”，也僅成為宮廷貴族信仰的主要宗教，但未能向一般蒙古人民扎下根基，更因為喇嘛們參與朝政，對於僧侶過份優崇，享有各種特權，簡直無法制約，以致飛揚跋扈，欺凌百姓，不被民眾歡迎，因而隨著元朝的滅亡而逐漸消失。

自西元 1368 年，元順帝離大都北走，最後元帝逃往和林，國號仍然為元，史稱北元，後來還繼續有五位帝位之傳承。傳至西元 1402 年時去帝號稱可汗，去國號稱韃靼。蒙古人退回大漠之後，明朝並未佔領漠北，因此元朝皇裔各自成立小國自治，其等所統治的版圖依然遼闊。直到西元 1578 年，明神宗萬曆六年，阿拉坦汗（即俺答汗，明封“順義王”）皈依佛教為止，二百多年間在蒙古沒有佛教活動，原有的“薩滿教”信仰似乎又在蒙古活躍起來。

十六世紀後期，在土默特部領袖阿拉坦汗的倡導和扶持下，才使“喇嘛教”在蒙古地區廣泛傳播開來，為以後的更大發展奠下了基礎。西元 1580 年，明萬曆八年，阿拉坦汗和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在青海湖邊的仰華寺會面，並舉辦了蒙、漢、藏、畏兀兒等十萬人參加的大法會。

阿拉坦汗以“忽必烈”的化身自居，贈給索南嘉措“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毘紐奴持金剛）的尊號，意即精通顯密兩宗取得最高成就、學問淵博如大海一般的大師；索

南嘉措則回贈“咱克喇瓦第徹辰汗”（法王大梵天）的尊號，意思是“能轉千金法輪的聰明智慧的汗王”。

如此，改由“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喇嘛勢力再度進入蒙古，成為蒙古獨一無二的宗教——國教。明朝政府也樂於見到“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影響，也完全沿襲前元的故智，就採取積極扶持的政策。明代採取「以僧化俗」的策略，為治理西藏，曾廣封法王，最重要的有土蕃僧人八大法王：大寶法王（噶瑪噶舉派黑帽系活佛得銀協巴）、大乘法王（薩迦派高僧昆澤思巴）、大慈法王（格魯派高僧釋迦意西）、闡化王、闡教王、贊善王、護教王及輔教王，以管理僧務。

十六世紀末，從阿拉坦汗世系所「發現」，唯一蒙古裔的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生平為西元 1589-1616 年）亦曾派人到滿州傳法，當時就有宗教傳說的傳播，認為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nirmanakaya）、滿州（Manju）皇帝是文殊師利（Manjushiri）菩薩的化身、蒙古可汗是金剛手（Vajrapani）菩薩化身，以利滿、蒙、藏的同盟。

《清朝續文獻通考》說：「太宗（皇太極）時崇德七年，達賴、班禪謂東土有聖人出，特貢方物，表稱曼殊師利大皇帝。翌年遣使存問，稱之為金剛力士。」可見藏滿統治者皆曾相互標榜，宣稱對方是當今菩薩，承認其政教合一的推行。

由於“藏傳佛教”各大小領袖是以轉世形式來傳承的，對於轉世靈童的尋訪過程，便產生了許多政治弊端，成了壟斷和爭奪的情形。乾隆看透“藏傳佛教”而認為“蓋佛本無生，豈能轉世？”便於五十七年（西元 1792 年）諭軍機大臣：「前後藏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駐錫之地，各蒙古以及番眾人等，前往煎茶瞻拜，皈依佛法，必其化身的確，方足以衍禪教而愜人心。今藏內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呼畢勒罕示寂後，俱令拉穆吹忠作法降神，俟神附伊體，指明呼畢勒罕所在。

拉穆吹忠既不能認真降神，往往受人囑求，任意妄指，是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哲丹巴呼圖克圖等，以親族姻婭，遞相傳襲，近數十年來，總出一家，竟與蒙古世職無異，甚至丹津班朱爾之子，亦出有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者，以致蒙古番眾，沸騰物議，均懷不平。即仲巴與沙瑪爾巴二人同為前輩班禪弟兄，仲巴系扎什倫布商卓忒巴，坐享豐厚；沙瑪爾巴居住廓爾喀，未能分潤，遂爾藉口生心，唆使賊匪前來搶掠。

此即呼畢勒罕之不真，族屬傳襲之流弊所由起也。嗣後，應照前降諭旨，令拉穆吹忠四人，認真作法降神指出，務尋實在根基呼畢勒罕名姓若干，將生年月日各書一簽，貯於由京發去之金奔巴瓶內，令達賴喇嘛等，會同駐藏大臣共同念經，對眾拈定具奏，作為呼畢勒罕。不得聽其仍前任意妄指，私相傳襲，以除積弊而服人心。」於是，清政府從此控制了活佛確認的權力，乾隆所賜的金奔巴瓶，成了清皇權在西藏的象徵。故有“香界從來知佛大，而今更識帝王尊”之詩表明。

「利用黃教治理蒙古，利用蒙古管理西藏」是清朝的手段。乾隆五十五年，紅帽喇嘛沙馬爾巴煽動葛爾喀部興兵闖關，因此決定對娶妻留髮的紅帽喇嘛大整頓，特別護持黃

教，而排斥紅教。乾隆五十八年，又再次強調達賴、班禪之親族及蒙古汗王、貝勒、貝子、公、札薩克、台吉之子均禁止指認呼畢勒罕，「……其從前王公子弟內，私自作為呼畢勒罕之陋習，永行停止。

朕之此旨，原因各蒙古汗王、貝勒等既有世爵，可以承襲罔替，已極尊榮，何必復占一呼畢勒罕，又謀喇嘛之利，似此見小，罔知大義，將來必致謀奪財產，起爭鬪，滋生事端。若……伊等牟利不已，久而或致爭奪相尋，成何事體，是朕之整飭流弊，正所以護衛黃教，厚愛蒙古人等，使其各闢愚蒙，永除爭競。」

乾隆以後，外蒙的最高活佛哲布丹巴圓寂，其靈童都要到西藏去尋找；內蒙的最高活佛章嘉圓寂，其靈童都要到甘肅和青海尋找，而不得就近在蒙族人中確認。並規定大、小金川、五臺山喇嘛寺的住持，要從西藏調用；伊犁地方大寺的堪布，則從北京或熱河調用，並且三年一換，以防久住生患。

清王朝對“藏傳佛教”的態度也是費盡心機，但與元朝不同，清太宗皇太極曾公開說：「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為名，潛肆邪淫，貪圖財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財帛牲畜，詭稱使人免以幽冥，其誕妄為尤甚。喇嘛等不過身在世間，造作罪孽，欺訛無知之人耳。至於冥司，孰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乎？」

清太宗於後金天聰八年（西元 1634 年）說：「蒙古諸貝子自棄蒙古之語、名號，俱學喇嘛，卒致國運衰微。」由於蒙古部落“剛直好勇”，“三皇不治，五帝不服”，所以只能利用蒙古部落“敬奉喇嘛教”的特點，以收其心，結成聯盟，進行治理。自稱“不好仙佛”的康熙曾直言不諱地說：「在蒙古地區“建一廟，勝養十萬兵”。」

《清朝續文獻通考》就指出：「……各部蒙古一心歸之，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諛敬“番僧”也。」「邊居之人野性難化，故令其信認喇嘛，承襲管轄。」眼見佛教是有助於王權的得力工具，於是十七世紀中葉，在清朝政府和蒙古貴族的扶持下，“喇嘛教”在蒙古地區的發展到了鼎盛的時期。

清王朝對內地僧人和寺廟是採取限制數量的政策，但在清朝的鼓勵下，則在蒙古地區大大宣揚教化、大大提倡興建寺廟，把蒙古地區的財力、物力和人力都消耗在興建寺廟上，如今在蒙古地區所見的寺廟，絕大多數是建於清代，從此蒙古人也不再有能力興兵侵犯各國。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內蒙古地區修建寺廟形成了一種狂熱風潮。盟有盟廟，旗有旗廟，蘇木有蘇木廟，嘎查有嘎查廟，王公貴族和富戶有家廟。光緒年間統計，光是內蒙地區就有寺廟 1600 餘座，喇嘛人數高達十萬人以上。

這些宏偉壯觀、金碧輝煌，華麗如宮殿的寺廟，其資金來源主要是：一. 滿清政府從國庫撥出巨款。二. 蒙古王公貴族和富戶為討好滿清，慷慨解囊。三. 有名望的高僧喇嘛為了給自己樹碑立傳，千方百計向信徒募款。四. 虔誠的蒙古信眾不惜一切捐資出來。在當時，西藏與蒙古為了興建佛寺，造成社會長期的落後。

康熙曾說：「蒙古惑於喇嘛，罄其家資不知顧惜，此皆愚人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又說：「蒙古之性，彌信詭言，但聞喇嘛呼比爾汗，不詳其偽，極誠叩頭，選牲畜等物，以為可以獲得福長生，致破蕩家產，不以為意。」（以如今的“喇嘛教”在台灣掀起的風潮，頗有點類似，被有些冒充的假上師，對無知單純的信眾騙財騙色，具明眼者不應不重視此嚴重問題。）

康熙皇帝說：「蒙古惑於喇嘛，罄其家資不知顧惜，此皆愚人偏信禍福之說，而不知其終無益也。……一切僧道，原不可過於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但是面對治理蒙古諸部時，深知「佛教之興，其來久矣，使人遷善去惡，陰翊德化，不可忽也。」

雍正說：「廣布黃教，宣講經典，使番夷僧俗崇法慕義，億萬斯年，永躋仁壽之域，則以佐祝王化，時有裨益。」乾隆說：「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諂敬番僧也。」讓蒙古等各族人終日誦經、禱告、戒殺、唱咒、修道，可以把當代優秀的知識分子都限制一起。尤其人人在為了追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前題下，必須付出大半生心力，自然無暇去思考統治者的不懷好意，人民也正好上了「大希臘化順民政策」的圈套。

或許是佛教本質上的寬容性格，反成為弱點，在漫長的歷史上亦未曾扮演一次宗教戰爭的主角，（但早年有阿育王的「不信則殺」的強迫信仰；中古時期西域諸佛教王國的併吞；近年來已有緬甸的佛教徒與印度教徒之戰等）遇到其他宗教入侵時，亦欠缺與外敵爭生存的耐力。佛教每逢具有強大自我主張之他種因素介入時，總有自動引身而退的傾向。而佛教徒個人被訓示如此，也很難在社會上立足長久。

以蒙古——突厥族建立的古代諸國為例，從匈奴入據洛陽到滿族（通古斯族女真人，明末先建立後金——愛新 Aisin 國）進入北京（大都）之一千三百年間，該地區全民凡是信仰了佛教，不但國力變得貧窮，就連戰鬥力也失去了，生存餘地全賴鄰國的臉色。

如同古印度佛教沒有戰鬥力，就受到狂熱的回教「伽日尼王朝」、「土庫曼阿富汗王朝」、蒙兀兒帝國（Mogul Empire）入侵，分別統治各長達三百多年，造成分裂為今之阿富汗（Afghan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喀什米爾（Kashmir）；近代英國入侵二百多年，又失去了孟加拉（Bengal）國。因知印度這兩千年來有三分之二時期是被外族統治。由此歷史可以明證，所以，現代的我們要特別注意這種反效果的利害。

既然經過滿清政府深謀遠慮的推波助浪，在制定「興黃教以安眾蒙古」的政策下，使得寺院成為蒙古草原的主要建築，也增加一個游牧君長長期定居的所在。現在來看蒙古的寺廟建築是以漢式、藏式和漢藏結合的居多，寺塔則以印度式、藏式和印藏結合式的居多，純蒙古式或蒙藏結合式的較少。

蒙古大寺廟的布局也是由山門、鐘樓和鼓樓、天王殿、正殿、供佛殿、講經殿、邁達里佛殿（彌勒佛殿）、金剛殿、菩薩殿、度母殿、羅漢殿、天神殿、千佛殿、藏經殿、轉

輪殿、活佛府邸、舍利殿、塔、寺廟倉、僧房宿舍等組成。

以游牧為主的蒙古部落，就以固定的寺廟建築為中心，首先是貴族的領地，後來逐漸形成草原上的城市。因此，“藏傳佛教”經過二百多年的傳播與發展，已深深影響蒙古社會，如今寺廟在蒙古地區不僅是宗教的信仰中心，更是政治、經濟、文化、娛樂活動和醫療的中心，這也是當時未能料想得到的。

可是清末時，清政府派三多為庫倫練兵大臣，所有機關之經費皆責令蒙古官吏供應，當然蒙古官吏就像蒙古人民強索，人民不堪其擾，而相率逃避。到了公元 1911 年，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派代表團向俄羅斯求援，在表達脫離大清帝國，希望獨立建國的同時，可以從發出號召蒙古人民的文告知悉：「竊查清國遣派大臣駐庫以來，欺壓蒙眾，騷擾地方，……漢官執掌國權，辦事多不平允，需索蒙眾，敗壞宗教一切舊規，並不體恤，因而各自失望，……非圖獨立，斷難生存。」

終於獲得俄國政府援助，該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正式聲明：「蒙古已定宗旨，將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帝國，共推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才經一個月的時間內，便完全驅逐清軍，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庫倫登基，國號「大蒙古國」，年號「共載」，仍然是政教合一的國家。

蒙古國組織新政府，的確比中華民國早了四天。外蒙古的建國仍然波折頻生，雖經過三次的獨立宣告，才在公元 1945 年，舉行公民投票，獲得百分之九十八點四的票數支持。公元 1946 年，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

早期清政府想以宗教來統治的錯誤態度，根本就不是真心來對待蒙古人民，以及後來清官對宗教的手段如此惡劣，難怪外蒙古民眾會受不了，才逼得外蒙走向獨立。

## 呼和浩特市的大小召

### 大召

大召的蒙古語為“伊克召”，“召”（Juu）是佛土、寺廟。此寺是土默特部阿拉坦汗在明代萬曆七年（西元 1579 年）所建的寺廟，位於阿拉坦汗所建的「青城」——歸化城的南部。次年，應阿拉坦汗的請求，由明朝賜名為“弘慈寺”。大召中有一尊銀製的釋迦牟尼佛像，所以當時又被稱為“銀佛寺”。西元 1586 年，明萬曆十四年，又迎請了第三世達賴喇嘛到呼和浩特（Hohhot，歸綏），主持了大召的釋迦牟尼佛像開光法會。從此大召成為蒙古地區有名的大寺廟，有人因此把呼和浩特稱為“召城”。

西元 1640 年，清崇德五年，清太宗皇太極命呼和浩特土默特都統古祿格重修大召，並將明朝所賜的弘慈寺改為無量寺。清聖祖康熙初年，清朝在呼和浩特設立了管理寺廟的機構——喇嘛印務處，就在大召的東院。

噶爾部之亂不久，康熙改以任命小召的二世乃吉托音呼圖克圖（Khutughtu，有大福者）為札薩克達喇嘛。二世乃吉托音呼圖克圖任職期間，經康熙皇帝的批准，對大召進行了大規模的維修和擴建。並將大召的大殿屋頂改鋪黃色琉璃瓦，將大召充作“帝廟”。

在大殿內將皇太極坐過的座位設置成“皇帝寶座”，供奉“當今皇帝萬歲”的一塊金製牌位，象徵著康熙皇帝如在呼和浩特一般。以安定人心，有利於穩定局勢。而從此以後的每年正月初一，呼和浩特的將軍、都統都要到大召叩拜皇帝的神牌。

西元 1878 年，清德宗光緒四年，大召又進行了一次大維修，更換了屋頂瓦，對整個建築進行了彩繪。在大殿牆上描繪了佛像和壁畫。現在可見到的布局就是光緒時的模樣，大召從南到北依次由山門、天王殿、菩提過殿、大殿、佛殿、九間樓和東西配殿組成，是呼和浩特最完整的磚木構造建築。另外，寺內還保存有六百年前印刷的藏文經典《甘珠爾》、《丹珠爾》、《大般若經》等，甚為珍貴。

## 小召

小召是阿拉坦汗後裔俄木布洪台吉所建的寺廟，到了清順治時，已經失修頹廢。當時在土默特地區傳教的第一世乃吉托音呼圖克圖，力勸土默特都統古祿格楚琥爾修復。西元 1679 年，二世乃吉托音呼圖克圖在清廷的支持下，被迎請到小召坐床。在西元 1696 年，二世乃吉托音呼圖克圖對小召進行大規模的維修和擴建，並呈請康熙皇帝賜名為崇福寺。發給滿、漢、蒙、藏文四體文寺額。

小召的主廟十二丈方，為上下兩層樓，外壁以彩漆精繪。內供三世佛、長壽佛、八大菩薩、執金剛菩薩；主廟之南有一座能容一千名喇嘛的雙層大殿；主廟西南與大殿並排有一座釋迦牟尼佛寺，其兩側建有二十一度母寺；東南方為三大保佑佛寺，其兩側建有羅剎殿及四大天王殿。主廟的後面是一座十四丈方的邁達里佛殿，一側由弟子額爾德尼·畢力貢達賴所建精巧的釋迦牟尼佛殿，對應的一側是弟子莫爾根迪彥齊建造的雷同的三大長壽佛殿。

小召只有短暫顯赫的時期，從二世乃吉托音呼圖克圖圓寂後，逐漸走下坡，到雍正年間，就被席勒圖召所取代。

小召的屬廟五塔寺召，在西元 1732 年，清世宗雍正十年，由清廷賜名“慈燈寺”。五塔寺召有中國地區最慢興建完成的五塔寺，集中了先建成的其他五塔寺的特點，所以造型也最精美。大殿為三層樓閣，大殿後面的“金剛座舍利寶塔”，綠色琉璃須彌寶座有七公尺多高，整個塔座是一個拱門形的高台，台上擁簇著五個塔，象徵金剛五界。最高的中塔共有七層，四隅的略低，為五層建塔。每個塔座都有須彌座，每層都飾以綠琉璃瓦窄檐，黃琉璃塔頂。各層的浮雕圖像與金剛座雕塑沒什麼大差異，兼具有印、漢兩地的佛塔建築



特色。

慈燈寺塔凌雲挺拔，是全寺最精華的建築物，與北京的大正覺寺五塔相比，毫無遜色。金剛座後面，北牆上嵌三幅精雕的石刻圖，靠東的是最尊貴的蒙文註解的石刻古天文圖，標明十二宮天干、二十四節氣、二十八星宿、三百六十刻度；中間的是佛教宇宙中心須彌山分布圖；靠西邊的是六道輪迴圖。西元 1943 年，日本學者長尾雅人在寺中發現大活佛三世松巴堪布·益希班覺的一部《如意寶樹史》的木刻版。《如意寶樹史》記載印、漢、藏、蒙古的宗教史，有不少甘青蒙藏地區的珍貴史料，聞名於國際。

## ○青海地區寺院

### 塔爾寺——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六大寺院之一

宗喀巴大士誕生在青海省湟水沿岸地帶，在現今的湟中縣魯沙爾鎮地方，該地於是擁有「第二藍毘尼園」的美稱。而第十四世的達賴喇嘛也出生在青海省湟中縣。塔爾寺就位於距離青海省會西寧市二十五公里，是中國西北地區蒙藏密教的佛教中心。

塔爾寺藏語“衮本賢巴林”，意為“十萬佛身慈氏洲”，本山寺倚山溝而建，佔地約六百餘畝。全寺的重點為大金瓦殿，殿堂林立圍繞成群，僧舍櫛比，迴廊曲檻，幾百年來一直香火鼎盛。它與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札什倫布寺以及甘肅的拉卜楞寺合稱為格魯派的六大寺院。目前青海省有百萬以上的藏族同胞落籍，因此藏傳佛教十分興盛。

大金瓦殿為鑲金銅瓦重簷歇山頂，兩側的彌勒殿、大召殿、喜金剛佛殿皆為灰瓦歇山頂。而前部的大經堂則為寬大的藏式平頂建築。大經堂內有 110 根大柱，柱上過裹有盤龍圖案的藏毯，柱間懸掛著大量垂幡，柱之雀替及闌額亦均繪有藏式風格的彩畫。加上幽暗的光線，營造一股神密的氣氛。

藏傳的六大黃教名寺各有曬大佛的吉日，“曬大佛”又稱“亮佛”、“朝佛”、“展佛”，為“黃教”所獨有的盛典。藏曆的日子比中國農曆慢了一天，曬大佛的日子在拉卜楞寺是藏曆的正月十三日、布達拉宮是於二月三十日、札什倫布寺是於五月十四至十六日、哲蚌寺是於六月三十日、甘丹寺是於十月二十四日，塔爾寺的六月法會是藏曆的六月初三至初八日，在一連串的法事活動中，曬大佛日則是於六月七日舉行。

由於曬大佛的節日承襲有數百年的歷史，在拉薩是不會看到宣傳或預告，但活動展開則是十分熱鬧。塔爾寺正好臨近山坡，能夠曬大佛，其他各寺則砌有高大的石質佛台。曬大佛的活動首先由一批穿戴法衣、法帽的僧侶帶上桌凳、法器、供品等，到寺外的蓮花山展佛坡前布置會場；另一批出家眾儀仗隊則從文殊菩薩殿內請出緞製堆繡的大佛像。塔爾寺擁有的新舊緞製堆繡的大佛像，計有釋迦牟尼佛像、彌勒佛大像、獅子吼佛大像、金剛

持佛大像、宗喀巴大士像，每幅長十餘丈，寬六至七丈。

曬大佛的內涵有沐浴佛恩、離惡奉善、淨化人心的作用，近代更是外來觀光客趕廟會、參與熱鬧的難得機會。

## ○四川地區寺院

### 四川德格印經院

離開昌都，沿著藏北線東行，渡過金沙江，可以到達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縣。此地有一座古老的以印製藏文經典聞名於世的德格印經院（Dege Buddhist Scripture Printing Institute），全名是“西藏文化寶藏德格印經院大法庫吉祥多門”。

西元 1729 年，清雍正七年，由第十二代德格土司卻吉·登巴澤仁創在尼甘普絨的小山包上，開始建了德格印經院的雛型前身。由於這個家族以“文治”領導，讓不同的民族、部落和教派交織並存，反而提供了文化昌盛的條件。因此，其他的印經院都以黃教經文為主，只有此地兼收各派經典。

在歷史上德格印經院與布達拉宮的印經院、日喀則的那塘印經院並稱為“三大藏文印經院”。西元 1950 年後，印經院一度被改為藏醫院。文革期間，布達拉宮與的日喀則印經院的經版被毀，所幸當時德格印經院的經版被鎖起來，大多未受損，因此如今唯德格印經院獨存，其他兩院已遭到嚴重破壞。

德格印經院目前保存有藏文典籍書古印版三十萬多塊，其中十萬餘塊是藏經經版，最著名的有《甘珠爾經》、《丹珠爾經》、《薩迦全書》、《大寶佛藏經》、《般若八千誦》等，其中有些還是德格的“孤本”。藏文經書分墨汁版和硃砂版兩種，像《甘珠爾經》、《般若八千誦》必須以硃砂印刷。傳統的藏墨是用杜鵑樹皮燃燒後的煙灰製作，以水和牛膠調製；硃砂則來自西藏、內地或印度。故知，硃砂版的經書比較珍貴，當然價錢也比墨汁版高出許多。現在德格的藏文經典經過維修以後，已大量刻製完成殘缺印版和新版本印版，新印的藏文經典不僅發行西藏、四川、雲南等地，還遠銷印度、日本及西歐各國。

### 噶陀寺——第二金剛座

噶陀寺為康區“寧瑪派”興建最早、威望最高的寺院，被認為是次於印度佛陀迦耶金剛座的第二金剛座。位於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河波鄉，由“寧瑪派”高僧噶當巴德西建於西元 1160 年，宋紹興三十年，金正隆五年。寺主以師徒形式相承，由寺內最高會議選任。

噶陀寺佔地約一平方公里，共有經堂四十八座，辯經寺四十二座，坐經室五座，僧房

五百一十三套。有三座高大的佛殿，首殿有印度運來的大銅塔，高 9.4 公尺。次殿供奉有高 8 公尺的釋迦牟尼佛銅像。另一殿是密宗殿，經堂內有千姿百態的大小佛像十萬尊。寺內設有印經房十一間，藏有各種梵、藏經書刻版九百多部。

噶陀寺的屬寺有一百四十餘座，分佈於四川、西藏、青海、雲南等省，以及蒙古、印度、不丹諸國。因受到歷代德格土司的支持，所以在“藏傳佛教”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 ○中國地區寺院

### 雍和宮——內地最大的喇嘛廟

在今北京市東城區雍和宮大街東側的雍和宮（Yonghe gong），穿過二環路就可看到，是最典型的“官署型”寺廟建築之一，其布局完整的展現出古代中國官署的特徵。雍和宮本是明代太監的官房，滿州後金女真族入關，建立清朝以後，便歸為內務府使用的官用房舍。清康熙三十三年（西元 1694 年）賜給了四子雍正，稱為“禎貝勒府”。

康熙四十八年（西元 1709 年）雍正由“多勒貝勒”晉升為“和碩雍親王”，“禎貝勒府”因主人的榮升，而獲得大規模的改造與修建，成為“雍親王府”，清之乾隆皇帝——雍正四子弘曆就出生在此。後來雍正擊敗眾皇子即帝位，雍正三年（西元 1725）“雍親王府”改為行宮，後來雍正又將此府邸贈給當時四大活佛之一的三世章嘉活佛作為靜修的道場。

雍正主張“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力主三教融合。雍正駕崩後，僅用了十五天便把宮府中路主要殿堂的綠色琉璃瓦改為金黃色琉璃瓦。乾隆將其父雍正的梓宮停放在永祐殿，一年才後移葬西陵，殿內則為供奉清皇的“影堂”，有喇嘛在此誦經。

乾隆九年（西元 1744 年），又依清朝的慣例，將已故皇帝生前的府第改為寺廟。在原王府行宮的基礎上，興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喇嘛廟。雍和宮從此成為清政府管理全國喇嘛教的事務中心，蒙藏地區的許多重要寺廟的住持喇嘛，都必須先由雍和宮抽籤認定後，才派往各地擔任住持喇嘛。

雍和宮全寺分為東、中、西三部分。在南北中軸線上，依次為牌樓、昭泰門（山門）、雍和門（即天王殿）、四體御碑亭、雍和宮（即大雄寶殿）、永佑殿、法輪殿、萬福殿和綏成樓等主要建築，東西並對稱分布著眾多的配殿建築，有四學殿，即講經殿、密宗殿、數學殿與藥師殿，以及三個文物陳列處。各殿內供有眾多的佛像、唐喀（唐卡、盪嘉）及大量珍貴文物。雍和宮寺內最為壯觀的是法輪殿和萬福殿。

建於西元 1694 年的“法輪殿”是漢藏結合式的大經堂建築，面闊七間，進深五間，

是一座勾連搭式的建築物。共有 45 個開間，為雍和宮中佔地面積最大的殿堂，殿前殿後各出面闊五間的抱廈，平面呈十字型，在高大的屋頂上有五座天窗式的小閣，閣上各有一座鑿今的銅質藏式喇嘛塔。殿內雕樑畫棟、飛簷彩椽則是漢地風格。殿正中供奉宗喀巴大士銅像，兩旁分置高台經座，作為達賴喇嘛或班禪喇嘛來雍和宮講經說法而設置的。殿內還有一座紫檀木雕刻（另說是金銀銅鐵錫五金造成）精美絕倫的“五百羅漢山”雕塑。其東配殿就是供奉歡喜佛的殿堂，卻被稱為“鬼神殿”。

“萬福殿”則是雍和宮中北端最大的建築物，為吉祥增萬福之意，內有小佛龕上萬以上，故亦稱“萬佛樓”，又名“萬佛閣”、“大佛樓”，乾隆十五年（西元 1750 年），第七世達賴喇嘛為感念清政府派兵平定“朱爾默特郡王之亂”，用珍寶向尼泊爾換得一根長 26 公尺，直徑 8 公尺多的白檀木，並花費三年時間運到北京，獻給乾隆皇帝，置於法輪殿之後。這根白檀木最後雕成一尊 18 公尺高的彌勒佛立像（於 1990 年列入金氏世界記錄，有一說是地下還埋入八公尺，才能挺立至今），以先雕佛像再加蓋大殿方式，建成了高 25 公尺的“萬福殿”。落成慶典之際，又收到第六世班禪喇嘛贈送的有七佛偈語的唐卡，此唐卡如今尚存。

“萬福殿”為兩層三重檐「歇山式」屋頂建築，鋪黃色琉璃瓦，總高 30 公尺。其東側有“永康閣”，西有“延綏閣”，皆為兩層樓閣式的建築，與“萬福殿”同轟並列，並以「飛廊式」懸空閣道與“萬福殿”相連，成為一組風格獨特的建築群。另外，雍和宮中有用金銀銅鐵錫五金造成的五百羅漢山，以及“昭佛樓”內用金絲楠木雕的佛龕，與懸空閣道並稱雍和宮的“三絕”。

“萬福殿”的後面是“綏成樓”，也是雍和宮最後一座殿堂，樓中供奉大白傘蓋佛母像，佛母像之右陪侍比勒格和穆德像，有智慧到彼岸的意義；左侍為白救度母像，是文殊菩薩的化身。但是“綏成樓”並未對外開放，禁止遊客進入。

雍和宮建成後，在乾隆的倡導下，特別注重教學，寺內學習藏密“格魯派”系統知識的扎倉（佛學院）十分俱全，任教的堪布喇嘛一直都是由西藏派遣，以保持純正的“藏傳佛教”知識。

### 雙黃寺——清代達賴和班禪在北京的駐錫地

雙黃寺就是東黃寺與西黃寺的合稱，為清初北京最早建立的“藏傳佛教”皇家寺院之一。西黃寺建於西元 1652 年，清順治九年，如〈順天府誌〉所載：“以達賴喇嘛綜理黃教肇建此寺”，乃是清廷為迎接五世達賴喇嘛阿旺布藏嘉穆措而建造的。東黃寺比西黃寺早一年建成，有幸先接待了五世達賴喇嘛，因兩寺毘連，所以被稱為“雙黃寺”。

歷史上，西黃寺既是中國內地“藏傳佛教”的宗教文化中心，也是一個政治要地，它將中原與蒙藏地區緊密的連繫在一起。順治十年，清帝頒給五世達賴喇嘛金冊、金印，晉封他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正式確立了達賴喇嘛的封號。從此，“藏傳佛教”格魯派歷世達賴喇嘛轉世，都必須經由中央政府冊封成為定制。

東黃寺早先的稱名是“普靜禪林”，乃是西域的喇嘛惱可汗為“祝國祐民”，將普靜禪林改建為“藏傳佛教”寺院，供喇嘛駐錫之用的，可惜早已被毀如今看不出它的蛛絲馬跡。西黃寺的西藏法名又稱“清淨化城”，為五世達賴喇嘛進京朝見清帝，利用遼金時期舊有的“匯宗梵宇”的基地上，特意興建以供駐錫之用，當然也被稱為“達賴喇嘛廟”了。

五世達賴喇嘛在日記上寫到西黃寺距離紫禁城有兩俱盧舍，一俱盧舍相當於二百五十市尺。目前在北京市德勝門外黃寺大街路北，尚存西黃寺的清淨化城塔院，而雙黃寺原先廣大綿延數里的遺址上，則興建了高樓大廈。

五世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領袖，格魯派戴黃色僧帽，故俗稱“黃教”。自古中國皇帝尚黃，黃色為皇家的尊貴色，“黃”字音又同“皇”，代表皇家，因此“黃寺”便有了皇家寺院的建築及命名，突顯出它的崇高地位。五世達賴喇嘛離京回藏後，西黃寺後來便成為歷任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即班禪喇嘛，此稱號是康熙五十二年敕封的）入京朝貢的駐錫地。

相傳西黃寺附近風景十分優雅，大門前是一片鳥語花香、松柏茂密的樹林，正是清淨建寺福地。西黃寺是以達賴廟和清淨化城塔院為主體建築的，寺內的達賴廟包括大殿、都綱殿、達賴樓。

乾隆三十六年（西元 1771 年）重修西黃寺後，乾隆曾賜御筆匾額“覺海慈雲”。從日本東京帝室博物館所保存約百年前的大殿內部照片，看出供有迦葉、釋迦、彌勒三世佛及八大菩薩的造像，三世佛之右邊依次是文殊菩薩、金剛手菩薩、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左邊是普賢菩薩、彌勒菩薩、虛空藏菩薩、除蓋障菩薩。

梵文稱經堂為“都綱”，都綱殿就是講經堂，五世達賴喇嘛及六世班禪洛桑貝丹意希都曾在此講經。都綱殿前有乾隆所提的“妙緣具足”的殿額，兩側御筆楹聯：“三乘普滿仁慈願 十地常凝福德雲”。都綱殿之後便是西黃寺最大的建築達賴樓，是專為五世達賴喇嘛所建的起居處所。

達賴樓是兩層方形的樓房，仿西藏布達拉宮的式樣所建，歇山式屋頂全部為楠木結構，共有八十一間，上下層及四周皆有迴廊相通。《五世達賴進京記》寫到：「它如天神的林苑，圍牆環繞著房舍，正中的內室和外室之間沒有間隙，色彩上用了大量的金箔，光彩奪目。」

西元 1860 年，咸豐十年十月，英法聯軍入侵北京，西黃寺慘遭劫難，受到野蠻踐踏，並且洗劫一空，只有清淨化城塔院至今尚存。清淨化城塔（班禪塔）完成於乾隆四十七年（西元 1782 年），是六世班禪洛桑貝丹意希突患天花而圓寂後，乾隆為紀念他的功績而賜建的衣冠塔，藏有六世班禪的衣冠與經咒。

此塔院之建築形式是集漢、藏、印之建築藝術為一體，是佛教建築藝術的上乘瑰寶。

它採用白基、紅牆、黃瓦，殿頂中間飾有一部分綠色琉璃瓦。一如北京多處的寺院，並非全部純黃色屋頂，其屋頂中間區塊雜有菱形綠色琉璃瓦，作為區分非皇室建築用。

從布局上看，坐北朝南的清淨化城塔院也是採用當時“漢傳佛教”寺院的“伽藍七堂”的型制，有山門殿、鐘樓、鼓樓、天王殿、東配殿、西配殿、大雄寶殿的布局。但如今山門殿、鐘樓、鼓樓早已不存在，僅剩天王殿及其以北的主要建築，占地為 15,000 平方公尺。

現今的西黃寺已經成為研修“藏傳佛教”的高等學府，中國藏語高級佛學院就設在西黃寺，是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於西元 1987 年為“培養僧才，紹隆佛種”而開辦的。先後培養不少來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肅、雲南、內蒙和新疆蒙族地區的弘法喇嘛。

東黃寺又稱普淨禪林，據說“寺基約有數十廟，殿宇雄偉”。東黃寺的進門建築是“宮門殿”，其後是天王殿，內供彌勒菩薩及四大天王。天王殿之後是關帝殿，內供關帝、周倉及關平。再來是內供一些“藏傳佛教”護法神的護法殿，再進入就是大雄寶殿。根據東京帝室博物館的百年照片所示，大殿內供有釋迦牟尼及弟子伽葉、阿難陀之“師徒三尊”。

大雄寶殿正西建有一座敏珠爾呼圖克圖佛倉（府邸），是西元 1734 年，雍正十二年，供職京師的二世敏珠爾呼圖克圖所建。此後一直是歷代敏珠爾呼圖克圖所居住，並管理東黃寺。大雄寶殿之後，右有鼓樓，左有鐘樓，緊靠鐘鼓樓建有一百三十餘間的僧舍，便於讓寺僧聞鐘鼓聲集合，此為有別於一般寺院的特色，也是和西黃寺不同布局之處。

## 瀋陽四塔寺

西元 1643 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清太宗皇太極染病三年多，為了祈求病體康復，病重期間，接受五世達賴喇嘛派遣的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至盛京宣揚佛法，於是年仲春開始，皇太極為了自身病體康復、延壽，在瀋陽興建了四座喇嘛塔寺，想祈願為己延壽。

可惜，初秋四寺塔剛剛動土，就在瀋陽故宮清寧宮南榻，因心肌梗塞“猝然死亡”。清太宗此舉並沒有因建塔而使身體康癒，才導致後來歷任清帝並非真心信仰“藏傳佛教”，而出現有如康熙「不好仙佛」、乾隆之〈喇嘛說〉的態度。

瀋陽四塔寺分布在瀋陽市城外的東西南北各一座，現寺塔並存的是北塔、法輪寺，塔是藏式覆鉢式白塔；東塔永光寺與南塔廣慈寺已亡其寺，而僅存其塔。西塔延壽寺塔，因年久失修，已於西元 1968 年拆除。

從〈敕建護國法輪寺碑記〉可知：「盛京四面各建莊嚴寶寺，每寺大佛一尊，左右佛二尊，菩薩八尊，天王四位，浮圖一座。東為慧燈朗照，名曰永光寺；南為普安象席，名曰廣慈寺；西為虔祝聖壽，名曰延壽寺；北為流通正法，名曰法輪寺。各立穹碑，永垂來

祀。銘曰：皇圖肇啟，寶城弘開。仰茲佛日，躋於春台。雨陽時敘，國無禋災。三途靡感，五福斯來。」

待瀋陽這四座寺塔建成，已是西元 1645 年，順治二年的仲夏，此時順治帝方才七歲，由多爾袞為攝政王，清王朝已經遷都至北京一年多，瀋陽變成了清王朝的陪都。敕建四塔寺的意義早已失去，但卻成為瀋陽地區“藏傳佛教”寺廟的聖地。

從資料粗看起來，此四塔的布置原義類似桑耶寺的處理方式，有趣的是繆東霖在《陪京雜記》卷首〈盛京城闕圖〉後寫到：「瀋陽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說者謂，城內中心廟為太極；鐘鼓象徵兩儀；四塔像四象；八門像八卦。郭圓像天，城方像地。角樓、明樓各三層共三十六，喻三十六天罡；內池七十二，喻七十二地煞；其十二角樓、明樓係四時，並城門甕城各三，則為二十四節氣之意。……」雖然他在後面按語說：「此說與當時建城之意相符與否，誠不敢知，但為說近理，故附誌之。」可是卻有多人往四象、八卦的理論去附會瀋陽造城之因，誠然不知佛教宇宙觀的不同，故有此說。

## ○尼泊爾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尼泊爾（Nepal）古稱尼婆羅，藏語指是“羊毛之家”，尼人自稱是“中間的國家”，明代稱尼波羅、迦比羅衛、藍毘尼、尼八刺，清代則稱為廓爾喀（Gurkha），其實廓爾喀人是雅利安種之一拉加普 Rajputs 族的印度人，是十三世紀時，回教入侵印度後，印度人逃入尼泊爾西部山丘，建立的無數小邦之一。

廓爾喀族人以經商為業，為當時二十多個部落王國之一，清乾隆時廓爾喀蠶食了巴勒布等三部，今尼泊爾王室即屬此族。尼泊爾如今仍是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君主立憲的國家。尼泊爾雖然信仰國教——“印度教”的人口佔去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只有剩下不到百分之八的人口信仰佛教。

而事實上，今日的尼泊爾的佛教徒們把“印度教”「三位一體」的濕婆（Shiva）、大梵天（Brahma）和毘濕奴（Vishnu），當成原始佛（Primordial Buddha）的應化身（avatar）；“印度教”教徒則堅持著認為佛教是印度教派的一支，把佛陀視為大神毘濕奴的化身之一。

但是最早定居於加德滿都山谷的是尼瓦人（Newar，清代稱為巴勒布人），如今他們有許多既信“印度教”又信佛教，那麼統計信仰佛教的人口比例上就會增加，在尼國沒有宗教上的敵對情形，各教仍和平共處在這個偉大的山中古國（A Great Little Country）。

尼泊爾領土 147, 181 平方公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山地，境內四分之一的國土平均高度在海拔三千公尺以上，境內喜馬拉雅山脈（Himalayan 梵文指有雪的地方）有八座以上超過八千公尺如：聖母峰（即埃佛勒斯峰 Everest，尼國稱之薩格爾瑪塔 Sagarmatha，

西藏稱之珠穆朗瑪峰 Qomolangma 高 8850 公尺)、康城章嘉峰(Kanchenjunga 高 8586 公尺)、羅茲峰(Lhotse 高 8516 公尺)、馬卡鹿峰(Makalu 高 8463 公尺)、奇歐雨峰(Cho Oyu 高 8201 公尺)、道拉吉利峰(Dhaulagiri 高 8167 公尺)、瑪那斯露峰(Manaslu 高 8163 公尺)及安娜普納峰(Annapurna, 富足女神峰高 8091 公尺)。

這是印度次大陸自七千萬年前從南半球旅行了六千公里，最後撞上亞洲，擠壓喀什米爾和拉薩地區，向北方升高而形成的高山群。

尼泊爾全國人口有 2,288 萬人，境內民族數十種，加上移居而來的西藏人和印度人，雖是複雜卻又相互融合同化，是個名符其實的種族大熔爐。就因為佛教教主出生在今尼泊爾南部藍毘尼專區魯潘德西縣，也就是特萊(Terai)河谷平原中西部的“藍毘尼”(Lumbini)，每年都要在此舉行佛節(Buddha Sayanti)，所以有千萬的佛教信徒曾前造訪這個有名的山上小國。但是印度卻主張佛陀不是尼泊爾人，應該是古印度人，至今兩方一直爭執不休。

遠古傳說加德滿都本是一座一望無際的大湖泊，湖心天然生出一座大佛塔，人們只能遙拜，無法靠近。後來由中國五台山的高僧文殊師利菩薩(Manjushri, 智慧之神)以智慧之劍劈開高山的湖泊，湖水瀉了四天四夜，才形成可以住人的谷地。這就是在高崗上建立有史瓦揚布那寺(Swayambhu Temple, 供奉初期的佛陀 Adhi-Buddha)，即“四眼神廟”的由來。

文殊師利菩薩同時也以土木建造了一座城市，稱之為文殊帕坦(Manjupatan, 加德滿都谷地的舊市區)，並且把主權賜給人民，這就是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Kathmandu)的神話故事(另一個傳說很相似，卻是經印度教的克里斯那 Krishna 以雷劈開了這個谷地)。尼泊爾的祖先是來自東邊的奇羅遜人(Kirati, 克拉底、基利或基拉)，並且在加德滿都(Kathmandu)谷地建立了早期的「奇羅遜王朝」(Kirati Dynasty)。

尼泊爾的建築主要分為寺廟、宮殿和民宅三類，尼泊爾被稱為“寺廟林立的國度”，有人說首都加德滿都“寺廟多如住宅，佛像多於居民”，用來形容這個古都。尼泊爾的古代建築，有著美麗的格子窗，蓋上別具風格的屋頂和「尼瓦式」的獨特結構，如此傑出的建築藝術，深深受到世人的稱許。

西元前六世紀左右，娑婆世界天人導師，釋迦牟尼佛誕生在今尼泊爾南部提羅拉科特(Tilaurakot)的藍毘尼園，成佛之後，足跡遍佈恆河流域。在「奇羅遜王朝」第七世吉特達斯諦王(Jitedasti, B. C. 520 前後)時，佛陀(Gautama Buddha)曾與阿難尊者(Ananda)來到高山谷地帕坦(Patan, Valley of Kathmandu, 巴丹)佈道，因此目前有許多佛足跡印，以示佛曾蒞臨。

目前舊市區帕坦境內屹立有 136 座大小佛寺及 55 座“尼瓦爾派”多重屋頂的廟宇，還有一座“四眼神廟”。無論是王宮建築或民居，到處布滿著木刻的圖案和花紋，大街小巷沒有一座未曾雕刻過木造屋宇，也找不出一扇僅用平條裝嵌的窗框，所以，帕坦被傳為



是“最古老的佛教城”，並有“精緻藝術之都”之美稱。

大約在西元三世紀時，傳了二十八世的「奇羅迦王朝」，被來自印度吠舍尼（Vaishali，今比哈爾邦的巴特那一帶）的李查維人（Licchavi）所滅，展開尼泊爾有正史的時期。新的統治者帶來印度婆羅門（Brahman）的種姓文化，引進了“婆羅門教”與佛教。

西元 602 年，時為隋高祖文帝仁壽二年，李查維的瓦蘇多哇（Vasudeva）國王去世後，傳位給女婿安蘇瓦曼（Amsuvarman，盎輸伐摩，為尼泊爾第一個有「萬王之王」稱號的國王）。此王統一了尼泊爾，他對文學、科學和藝術都有興趣，當時即出版了梵文文法的辭書，並於西元 639 年將女兒布里庫蒂（Bhrikuti、Bri-btsum，尺尊）公主嫁給藏王松贊干布（Srong-Dtsan Sgam Po），另將自己的親妹嫁給了印度王子。

尼國與吐蕃通婚後，兩國親如一家人，同時間也開放了班尼巴至庫梯山口，尼、藏間的商業通路正式開啟，形成玄奘大師以後西行求法的新道，同時也有些漢人僑居該國。盎輸伐摩王他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曾興建了許多佛寺。西元 647 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尼婆羅遣使入獻波凌、醃菜、胡芹、渾提蔥。西元 651 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尼婆羅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朝貢。

西元 1043 年，時為宋仁宗慶曆三年，谷地西北的薩庫里人（Thakuris）奴瓦可特（Nuwakot）以強勢入侵。直到西元 1082 年，宋神宗元豐五年，「拉基布王朝」（Rajput Dynasty）掌握新政權。據說加德滿都（獨木寺的譯音）市的建設是在姑瑪卡滿多哇（Gumakamadeva）時代，昔稱加德滿都為“甘蒂普爾”（Kantipur）。

統治近五百餘年的「瑪拉王朝」（Malla Dynasty，1200-1769 年，約宋寧宗至清乾隆時期），雖然戰禍不斷，但王室在神權（王即毘濕奴神化身）的鞏固下，社會結構嚴謹，商業、文化與藝術仍然持續發展。許多宏偉的建築和精緻的木雕，都是此時期的產物，而且金屬塑像取代石雕成為主要的雕塑藝術形式。

十三世紀末葉，“尼瓦爾派”建築大師阿尼哥（Arniko，八思巴的得意弟子）曾率團先到西藏建築印度塔和鑄造歷史人物肖像。因工藝精湛，聲譽很高，再被邀請至中國，受到元代皇帝的禮遇。但是有另說阿尼哥在原來遼道宗壽昌二年（西元 1096 年）所建的一座舊塔基上，重新建造一座尼式大佛塔，此塔高 51 公尺，寶瓶式的塔身潔白典雅，就是現今仍見的北京妙應寺“白塔”。

尼泊爾有二座聞名世界的大佛塔：

一座位於加德滿都西郊，在一個比平地高出 60 至 70 公尺小山包上，被稱為猴子山的「帕巴星滾」自生大佛塔，即“史瓦揚布那寺塔”（Swayambhunath stupa，自體放光塔），據說已有 2500 年的歷史，是阿育王（Emperor Ashoka）的女兒洽魯瑪蒂所建。塔體白色覆鉢體象徵“地”，第二層方形象徵“氣”，第三層三角形象徵“水”，第四層傘形象徵“火”，第五層螺旋形象徵“生命精華”，上有十三層鍍金圓形相輪，方形氣輪四面都繪

有一對“佛眼”，所以尼泊爾人又稱此寺為“四眼天神廟”而且因為附近有很多野生的猴子在此穿梭覓食，所以也稱作“猴廟”。

塔之四周圍被一整排的轉經輪所圍繞，塔的入口前有一座供奉著智慧和學習女神——“莎拉斯瓦提女神”（Saraswati）廟及一座喇嘛廟。塔內供奉“多羅度母”（Green Tara，綠度母）金屬雕像，還有四座坐著佛像的銅製佛龕。此寺院於西元 1346 年，元順帝至正六年，遭受孟加拉（Bengal）的回教軍隊所摧毀，現存的塔廟是後來重修的。

一座位於尼泊爾加德滿都市東郊「玻達那」（Bodhnath）地區，被藏密四大派寺廟群所圍繞的「菩提如意滿願大佛塔」（另稱恰容卡秀或甲容卡肖大佛塔，蒙古信徒稱為 Dzarung Khashor。百年以來經國王交由甲喇嘛管理，成為西藏政府管轄的“飛地”），其外觀樸素，但比較雄偉。此佛塔是以曼達拉（Mandala）冥想圖向上爬升擴展的方式建造而成，是嫁給查巴西（Chabahil）族王子爹瓦巴拉（Devapala，提婆波羅）的阿育王女兒嬌羅瑪蒂（Charamati）公主所建。

其塔亦為覆鉢式塔，上有十三層方形相輪，頂端有平蓋，相輪是連接在四面都有一雙俯視眾生“全知”的佛眼之平台上。塔的四面佛眼與上塔不同，分別漆上紅、白、藍三種顏色。佛塔塔基外緣，建造有 108 個佛龕，裡面各刻有一尊阿彌陀佛（Ami tadha Buddha）的小浮雕。塔周圍圓形的牆垣上，環列百餘個壁龕，每一壁龕設置四、五個轉經輪，供信徒繞塔並轉動祈福。

西藏密宗的女神幾乎都是源自尼國的“地母神”（Earth Goddess），有名的綠度母及白度母像，其豐胸寬臀凸腹的造型，就是以地母神為藍本。尼瓦人的精工手藝，常以本地的赤銅鑄造並加鑲寶石製作佛像。自八、九世紀以後的佛像，造型更為典雅，華麗燦爛，這種笈多王朝時代的梵式佛像，已成為今日尼國佛像的特色。

## ○大吉嶺

十八世紀以前，大吉嶺（Darjeeling）和卡林邦（Kalimpong）都隸屬於錫金，後來被尼泊爾統治，西元 1975 年成為印度領土。座落在大吉嶺西邊的“西藏難民自助中心（Tibetan Refugee Self-help center），建有喇嘛寺院、學校、民宅和手工藝中心。

大吉嶺的賈瓦哈爾東路（Jawahar Rd. E.）附近，有一座外觀色彩斑斕的伯胡特拉·巴斯提喇嘛寺院（Bhutla Basti Monastery），建於 1879 年，清光緒五年。另外距大吉嶺南邊八公里的古姆地區，有一座古姆喇嘛寺院（Ghoom Monastery），裡面珍藏有許多名貴的佛教文物。附近還有一座建於 1875 年的沙姆帖·秋林喇嘛寺院（Samten Choling Monastery），裡面供奉著高約 4.5 公尺的強巴佛像。

## ○錫金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錫金（Sikkim，西金）原是古部落，舊稱哲域、哲孟雄，位在尼泊爾與不丹之間，南界印度，北負喜馬拉雅山。面積7,096平方公里人口有32萬人人種風俗同於西藏，舊為西藏屬部，面積有十萬方里，境內之大吉嶺是印度入藏的要道。最早由「南吉阿勒王朝」統治，清康熙三十九年，西元1700年時被不丹佔領，經過八年，錫金國王將卡林邦和雷諾克兩處割讓給不丹，才得以重新執政。

清嘉慶十九年，西元1814年，尼泊爾和英國發生戰爭，錫金靠向英國東印度公司，兩年後英國將特雷山谷賜給錫金，而之後錫金也將大吉嶺送給英國。但是後來雙方交惡，光緒十六年，英國迫定藏印條約，規定哲孟雄規英國保護，錫金就被英國納入保護國之一。

英國佔領印度後，誘導其國王獨立。西元1947年，印度脫離英國獨立，錫金本來應該回歸中國，但戰後中國國內情勢未穩，而停滯不明。在西元1975年，由錫金國大黨操控的國會，經由投票決定願歸印度所管，而成為印度的一個最小的邦。

錫金現在是印度地勢最高卻又面積最小的一個邦（省），是一個佛教聖區。居民多為萊波恰人，其族為蒙古人後裔，西元八世紀由西藏徙居錫金。錫金曾經是獨立的王國，或為西藏與印度的保護地。境內有一座號稱“世界第三高峰”的干城章嘉山（Kanchenjunga）。

甘托克（Gangtok）城是錫金的首府，原意為「夷為平地的山嶺」，正對著干城章嘉山。城南的“秋吉阿勒宮”是本城最重要的建築。該宮除了舉行祭典所在的茲克拉克罕堂之外，只在每年十二月最後一個星期的“朋拉伯薩節”（Pong Labsal）期間，才開放一次。

屆時會有許多戴面具的喇嘛，繞著一根旗竿，合跳祭舞獻給干城章嘉山山神。城內還有末代秋吉阿勒王所建的“西藏研究中心”（Research Institute of Tibetology），中心圖書館藏書達三萬冊以上，包括佛教、占星學、醫藥和哲學等。此外，還珍藏了許多西藏的“盪嘉”布畫。

甘托克西方約24公里處有一座倫特克佛學院（Rumtek Monastery），屬於噶瑪巴派（Kagyupa）。原在西藏也有一座相同的修院，因共軍入藏後被摧毀，所以於西元1960年改在甘托克重建。在甘托克北方約38公里處，有一座普當佛學院（Phodang Monastery），規模比倫特克佛學院小。在其附近還有一座拉讓喇嘛寺院（Labrang Monastery）。

西邊的波瑪揚茲有一座當地的紅帽寧瑪佛學院（Red hat Ningma Monastery），建於西元1705年，寺裡有繪製精緻的宗教壁畫。院內建築物四壁和天花板上，盡是繪製藏傳佛教的護法神像；北部還有一座塔希訂寧瑪修院（Tashiding Ningma Monastery），建於西元1716年，很有歷史價值。

## ○不丹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不丹這個國家是座落在喜馬拉雅山西南方山脈的環山中，她是一個高山上的小國，東西長約300公里，南北長約150公里，面積有46,620平方公里(比台灣大)，全國有2,049,412人。北鄰是西藏，西與印度的錫金(Sikkim)、西孟加拉省(West Bengal)，南與阿薩姆省(Assam)，東與阿魯納車爾省(Arunachal Pradesh) 邦為界。不丹之意是“西藏的末端”，而國民則管稱自己的國家為“德魯克祐爾”(Druk Yul)，即“雷龍之邦”(Kingdom of the thunder Dragon)之意。首都是廷布(Thimphu，汀阜、辛布)市。

《隋書·附國傳》記載：「附國之南有薄緣夷，于隋大業年間朝貢。」西藏今仍稱不丹為薄緣，薄緣是薄緣之誤讀，可知不丹很早是中國的附屬國。在西元七世紀之前，雖有多批的北印度人移民潮移居不丹，但在七世紀以後，到十七世紀，隨後陸續是藏族人的移入。也就是於西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不丹併入吐蕃，不少吐蕃人南遷不丹，造成後來有百分之八十的不丹人為藏人後裔，其信仰為喇嘛教中之白教與紅教。明朝時將西藏地區置烏斯藏都司，中國仍管轄不丹。但至清朝初期時，不丹還曾納貢稱藩，到了同治年間則已不再臣屬，反受到英國的保護。直到十九世紀初期到二十世紀中葉，又有尼泊爾人的遷入。西元1947年英國自宣告獨立的印度撤出，不丹乃併入印度勢力範圍，成為印度的保護國。二年後的八月八日，不丹獨立。

不丹彷彿是一顆佛教的珍寶，是鑲嵌在印度與西藏之間的山中小王國，到目前為止仍是“君主立憲”的國家，國王掌握有極大的權利，但通常是以經由喇嘛謀臣們冗長慎重會議後的建議，作為國王施政的方針。

由於受到西元二世紀所傳入的大乘佛教教義的影響，消除了各民族間的衝突，因而國家顯得十分祥和，各族都能和平相處。雖然已有了小部分的鄉鎮化，但是農牧人口總數仍佔有百分之八十五。

居住於不丹國的東部族群稱為夏爾丘普(Shar chops)，屬於印度——蒙古族，為看起來像是最早的原住民的一群；西部族群稱為嘎隆(Ngalongs)，是來自藏族地區的族群。射箭運動仍是國家所重視的運動，佛教一直是這個國家所信仰的宗教，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信仰大乘佛教，百分之二十四的人信仰印度教。

西元1639年，西藏曾派出軍隊到不丹的普納卡，為了要回嘎望南喬(Ngawang Namgyel, Shabdrung Rimpoche，宗教領袖，統一不丹者，在生年1594-1651年)尊者從西藏取回的一尊佛像。雖然西藏的兵力與武器皆勝於不丹，但是不丹以掘地道的突擊方式打敗了藏兵。

不丹為了紀念這戰勝的日子，就開始有了“普納卡節”的慶祝。據說這尊佛像是耶喜多杰喇嘛(Lama Tansgpa Gyare Yeshe Dorji)的脊骨所化現的，俱全了佛的慈悲。

西元十七世紀中葉，大部分由嘎望南喬所建立城堡式的“仲城”（Dzongs），作為每一行政區文教與施政的機構。雖然西藏地區也有類似的建築，但是並沒有比在不丹地區的完整。不丹王國是由二十個行政區組成，每一區都由“仲城”來治理。而且這些二或三層的“仲城”，數量及建設面積巨大到足於容納那一省的人口來躲避戰爭。

現今的國王汪曲克下令權力下放，以改由國民選出的委員會來管理。某些“仲城”裡設有佛學院，在西元 1960 年前，不丹的每一人家，至少會送一個男孩去唸書，那是唯一能受到教育的機會。不丹曾分別在西元 1897 年及 1975 年遭到規模 8.7 和 7.2 的強烈地震，普納卡與林璣（Lingzhi）的“仲城”被摧毀。

不丹人（Bhutanese）有朝拜聖地的習慣，這些聖地不少。如唐玄宗天寶五年，西元 746 年，被不丹人視同第二佛的佛教尊師蓮華生大士（Guru Rimpoche，Padmasambhava）到達不丹弘法，有一個靜坐的地方，位在巴洛（Paro Chu）河谷的山崖上，稱為達克冲寺（Taktsang temple），每年就吸引不少不丹人的造訪。

## ○拉達克——小西藏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拉達克是《清會典》中記載之圖伯特，唐屬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吉爾吉特 Gilgit 之東南一帶），位在印度河源右岸，西藏阿里部西北，北與葉爾羌（莎車）接壤，西南與克什米爾為鄰。

唐玄宗開元末年時（約西元 740 年），吐蕃突入印度河流域，西至媯水（今阿姆河）上游，與大食國聯合，打擊唐代在西域的霸權，絕唐諸國中的小勃律即與吐蕃最為親重。十七世紀中葉，五世達賴喇嘛全盛時，又將其收入版圖，面積有十二萬方里。西元 1840 年左右，克什米爾侵入拉達克；西元 1846 年英國併吞克什米爾，隨即被併入英屬克什米爾；西元 1890 年，清光緒十六年，英國與我國議界，清廷以其荒遠遐陬，將其贈與英國。

在西元 1947 年以前，拉達克（Ladakh）地區歸屬於印度查漠和喀什米爾（Jammu and Kashmir，古罽賓國）大君（Maharaja），並被分為列城（Leh）、吉爾吉特（Gilgit）和斯卡杜（Skardu，現屬巴基斯坦國的巴爾蒂斯坦 Baltistan）三個轄區。

拉達克東與中國接壤，西與巴基斯坦相臨，南與印度為界，是三國交界的軍事重點，自古紛爭不斷。拉達克位在印度河（Indus River）谷間，海拔平均四、五千公尺的高山上。這個地區因位地理環境的因素，平均年降雨量只有七公分，整個地區異常乾燥，宛如黃土高原，小山似「月世界」般，寸草不生。

自古拉達克便是東西方文化與商業交通的要點，為絲路莎車（Shache，古稱葉爾羌 Yarkand）進入天竺的前站，唐玄奘就路經此地。

西元九世紀時，藏王後代在此區建立「拉陳王朝」；十七世紀時，拉達克王森格朗吉所擁有的轄區包括阿里、聖地岡底斯和瑪旁雍措湖；十九世紀時，曾被信奉“伊斯蘭教”的喀什米爾攻陷；西元 1947 年印度獨立後，收回喀什米爾與拉達克；西元 1962 年，中國揮軍進攻拉達克，未被攻陷。即被印度政府劃為軍事重地並封鎖，直到西元 1974 年才對外開放。

這裡的居民信仰“藏傳佛教”，西藏色彩相當濃厚，素有「小西藏」之稱。尤其每年長達半年的冰封期，以及過去的對外隔絕，難免披上一層神秘面紗，西方人就稱它為「最後的香格里拉」。首府列城（Leh）目前是人們試圖尋幽探密的重鎮，在此有不少穿著寬鬆衣飾的西方人，以幾近嬉皮的模樣重現，遊盪在街上。

在拉達克的人家，與西藏相同，貧窮或男孩較多的家庭，父母會將一個孩子送到寺廟去當喇嘛。離列城約四十公里處，有一座拉達克最大和最負盛名的佛寺——希米寺，曾有喇嘛提供出記錄伊撒佛（Buddha Issa，即耶穌）生平與事蹟的經卷，傳說耶穌基督在十二歲到三十歲之間來到印度地區學習佛法。

擁有人口九千人的列城，是佛教聖地，處處可見祈願幡隨風飄揚，市區裡有一座組織管理完善的西藏難民營，營中設有學校、圖書管和托兒所。在前往列城的路上，會經過一個名叫慕爾貝克（Mulbekh）的小鎮，有一座據說完成於西元前一世紀的巨大彌勒佛雕像，是拉達克的文化古蹟。

列城郊區有幾十座寺廟，香火鼎盛的首推漢密斯（Hemis）、提克些（Thikse）及雪伊（Shey）三寺。這幾座寺廟依山而建，多採方正外形，因此日後容易向上或向旁增建。大殿為磚紅色，與白色的僧房結合，是布達拉宮的縮影，在貧瘠黃土山地中，顯得格外醒目。

另外，從在一堆堆刻有咒語的嘛尼牆間，可見到遠處一座座白色的舍利塔，當地人稱為巧丹（Chortens），埋藏高僧的遺體或舍利子。在藍天下飄揚著咒旛，喇嘛的誦咒（mantra）配上老婦人吟唱，一幅小佛國的景象，讓人不忍離去。

## ○小結

“藏傳佛教”從明末達賴五世實行“教政合一”開始，基於政治原因所產生的“轉世制度”，讓每一位祖古、喇嘛都變成了“最尊貴”的佛教“貴族”（Skutaks），似乎每一位祖古（Tuiku，「宛如 as」佛或菩薩的神秘幻化身，但是漢人都不適當地、很諂媚的譯成就是 was “活佛”）都被宣傳有與生俱來的神秘力量，因此一般信眾對喇嘛都顯得格外虔誠。

而西藏民族非常有創造神話的天賦，藏區的農民世世代代服從僧侶和頭人，從生到死已經習慣於將神話與傳說當成事實來接受，他們從不懷疑……。而過度的愚誠造成藏區的

貧窮，在我們看來則升起急於為之改善的心願。但是千年來藏胞已經被教化得十分安順，習慣於那種精神安逸的生活，卻又是我們不敢去用現代科技「污染」他們的地方，凡此種種情境，都值得進入二十一世紀「先進」的佛教徒們深思。

不過，基於“外來喇嘛（和尚）會持咒（唸經）”的熱潮，台灣的密教徒同樣費了很大的心力，很努力學習龐大的名相、佛像，接收相同的西藏民族神話，也額外學到一些不相干的知識，除足以傲視顯教徒外，似乎未得到藏密的精髓，還有點“瞎從盲信”。此種不同的民族風俗習慣，不同的地理環境，所產生的教法，若未加篩選，如果只想一股腦的強加在台灣信徒的身上，將來的成效一定很低。

格桑嘉措（1708-1757）曾說：「心與正法融合之德甚貧乏，示他解脫之道利眾徒表相，僅成自他雙方徒勞之因由，自我欺瞞蒙蔽此情甚可悲。」目前台灣地區已經開始對藏密的某些流弊提出檢討，也顯示初期囫圇吞棗式的接受，不應也不會再出現。希望部分藏密佛學會的領導人，要有些「程度」，否則會讓西藏人看笑話，而且只把台灣人當成有錢的“呆胞”信眾而已。

因為“教政合一”的習慣，古來“藏傳佛教”採取培養“順民”的教育，進行的是“漸教法”，不允許中國禪宗的“頓教法”，而且教育喇嘛的教法，並不能融入現代的社會，現代人沒有那種游牧時代的閒功夫來學習。近幾年來，雖然“藏傳佛教”看起來很興盛，但大多是在祈求喇嘛們的加持，希望身體健康、事業發達、財源廣進，或教幾句短咒，大部分未教導實修。